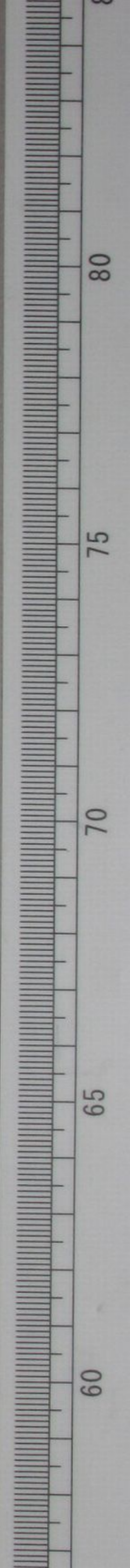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4
13



宣講集要卷十二

目錄

訓子弟以禁非為 俗講一段

旁引案証十四條

成玉教子 培文教

孟母教子 鳴鐘祈寃

現眼報 強盜咬母

士珍醉酒 將就錯

淫逆報 獨腳板

雙人頭 焦氏殉節

用先改過 團圓報

宣講集要卷十二

訓子弟以禁非爲

萬歲命的意思說天下的人各各都有子弟這年輕的子弟知識未開不曉得那宗是善那宗是惡全憑你做父兄的好生教訓你看古聖先王教子弟的方法說得極好每月初一教鄉村市鎮的師長拏朝廷的法律講與子弟們聽每年又要考校子弟好歹子弟好的就有獎賞子弟不好就要懲治他這是所爲那件皆因你一生掙的家業後來要交與你的子弟你們總望子弟保守得長久怕他把家業敗了所以天地間興家也是子弟敗家也是子弟你看興家的子弟總是一個好人那有箇生來就是好人都由父兄教得好方能與他興家又看那敗家的子弟多半是不好的人那有箇生來就是歹人總由他父兄生來不教訓所以纔敗了家業這樣看來子弟們豈不當亟亟教訓嗎你們做父兄的人要曉得子弟從五六歲

到二十歲上，知識漸漸開了，是箇緊要的關頭，好也從這箇時候分不好也。從這箇時候起，但如今有等父兄不曉得教訓，一味姑息，要吃好東西，盡買與他吃，要穿好衣服，就辦與他穿。你們不曉得子弟少的時候，把好的穿吃慣了，到長大來，一味好吃好穿，時常要排子，你是發財的，就易得窮，是貧窮的，就難得發財。你們既曉得這番弊病，就不要拏好的與子弟穿吃，免得他奢華，把你們辛苦掙的家業，跟你敗完了。老來少吃少穿，這件事你們要好生記著。如今又有一等父兄，一味縱容他子弟，或見他罵人，並不規戒，他反說罵得好，還有一等更不懂事的父兄，他子弟纔開口說話，或爺叫他罵娘，或娘叫他罵爺，或罵哥哥姐姐，見他一罵，還在哈哈大笑，或見他打人，也不教訓，反說他的子弟，性子利害，誇他很，說這箇娃娃不怕人。若是打罵旁人，人家對他父兄說，他反說子弟頑耍，是不要緊的事，你怎麼這樣小見。如今又有等不懂事的父兄，見他子弟偷人家東西，

他並不規戒，反誇精伶，年紀輕輕，就曉得顧家，或外人叫他好生規戒，反說人家見他有箇好子弟，心頭不服氣，偏要說長說短。又有一等見他子弟說謊，反說這箇娃娃聰明，後來是箇有出息的，見他兒子驕傲，反說這箇娃娃後來有大用。以上這些弊病，你們做父兄的，要趁早教訓，一概與他革除了，免得你們子弟後來惹禍，違條犯法，若不好生教訓，後來打壞人，遭了克，你這箇子弟就活活出脫了。還要用錢，又要淘氣，旁人還說他的前人無德，生箇遭克兒子，敗他的家。若是做賊，一下犯了，拏到官前，挨板子，帶枷，丟監坐牢，那時你爲父兄的，要捨又捨不得，要救又救他不得，只得自家失悔，晝夜掛欠，痛哭一場罷了。這教不好的子弟，後來定有許多不好的事情，你們做父兄的，就要趁他年紀輕，好生戒飭，好生教訓，這教又怎樣教法呢？小孩子家，雖然不曉得好歹，他的良心未喪，你要時常引動他的良心，止倒他的惡念，然教子弟又要得法，不可性急，又不可過

嚴漫漫教訓今日與他講明日與他說那子弟不知不覺就從好路上去
了但與他講又要講那些道理呢教他在家庭中於父母面前要盡孝道
子弟們盡那些孝道呢教他聽爺娘使喚不要延遲聽爺娘教訓不要傲
令教他做事總做些好事等父母歡喜不要做不好的事情使父母憂氣
又要叫他勤快不要懶惰若爺娘走那裏去了回來教他裝煙倒茶若子
弟要走那裏去教他稟明父母不可自去自來或一去一來要與爺娘面
前作箇揖或父母問他的話教他站起答應若子弟要做甚麼事情要等
父母分咐不許他自己作主這就是子弟們孝處又要教他在伯爺叔爺
兄長面前要恭敬不可輕慢若是作箇揖上要齊眉下要齊腳若是尊長
叫他做甚麼東西不可執傲不聽若是坐席教他要坐側邊或尊長說話
教他不在人前搭白若是走路教他在後這就是子弟們弟處若是有
兄弟姊妹教他要親愛不可角孽若有弟媳嫂嫂與年輕的姑娘教他有
禮有法至於交朋結友教他交些好朋友一是一二是二年紀比他大的
教他當哥子看待若年紀比他小的教他當兄弟一般不可說誑弔白不
可粗言躁語不可輕口罵人家的父母笑談人家的姊妹不要搭伴頑耍
賭興吃酒聚賭賭錢更不可遊花街柳巷若有不是朋友說他教他就改
要多積糞草處處田裏肥到有草教他薅乾淨田地教他耕深些清早裏
起來不要任他去把鎗釣魚餵雀無事教他少趕場教他與人勿打牌擲
骰不要亂打亂唱與長年月工不要亂講亂笑一家也有體統只要你把
子弟教得好每年多收些糧食穿的也有吃的也有還有賣的過得三五
年若欠得人家有債賬也還清是沒有欠人家的賬就買田置地你做父
兄的老來就富福你那子弟們後來也會發財這就是種庄稼人會教子
弟的好處若是我田少地窄甚至沒田沒地就教子弟學箇手藝或是
幫人家教他要忠心實意是學手藝做東西要堅固不要做假貨哄人若

走到人戶，不要說這家長，那家短，又不可偷人家東西，又不可偷看人家婦女，要老老實實，又不可圖人家口哺，好酒貪杯，若幫人家做活路，總要替主人家想，他一家人穿吃使用，都在庄稼上出，庄稼種得好，一年的穿吃使用就够，若與他做得不好，他一年的穿吃使用就不够，一到不够就要拉帳，帳一拉多，田地就守不住，教他好生一想，吃了主人家的飯，又要主人家的工錢，不盡心竭力，等人家搞敗了，豈不是你做活路的過惡，總要存一片忠心，主人看倒我也做，就不守着我也做，又要替主人顧家，不要說主人待慢我，就等人家偷他的陰，倒拏些去送情，又不可嫌主人家飲食淡薄，只要你發很勤快，主人捨不得你，年年加你的身價，做父兄的要吃要穿，也有做得十年八年，就有百多串錢，拏來寫些田地，一家人團圓，越做越發財，後來有箇好結果，這就是傭工人會教子弟的好處，若是子弟生得單弱，做不得活路，就教他學箇生意，若云做生意，教他要公平，交易不要賣假貨，又不可高抬市價，或是年紀大的，或是年紀小的，與那本分人不要哄他，有苦人與我買東西，不妨讓些，有人與我做買賣，教他要和顏悅色，不可得罪人，有人買我貨物，不要另外賣得不可，忌怒人家，若是用秤要平星，用斗要平量，諸般買賣，總要有天理良心，要曉得命該發財，買賣讓人家些，我也要發財，這財方發得長久，若是我命該窮，做些虧心事，就賺倒錢，終久也是窮的，那書上說得明白，富貴由命，常言說得，有命裏有，終須有，命裏無，莫強求，拏這兩句話來，一想做生意的人，何必要去壞良心，只要你公平和氣，自然好的，原說和氣能招千里客，公平義取四方財，果然千里路上客，都來照顧你，做買賣四方八面的財，你都取得到手，不過幾年，必定翻梢，既翻了梢，你做父兄的衣食不缺，那子弟也不作難，這就是做生意人會教子弟的好處，這教子弟的方法，又要拏些王法講與他聽，那些王法呢，若是造反的，不論頭子打和聲的，都該凌剔。

處死若姦人的婦女就是男女心甘情願告到官前。要杖一百。若姦人家婦女與寡婦尼姑就是心甘情願告到官前。該絞死。若是估姦就該斬首。若姦同姓的未出五服之外。是上一輩不論和姦估姦。不過幾月就斬首。還要拖累父母與族長戶首。都要受罪。若通姦平等與下一輩的該絞死。估姦該斬首。又有習邪教的。哄騙民間的銀錢。教頭該絞死。跟他學的。各杖一百。枷號三月。流徙三千里。永不許回家。又有窩娼窩盜。犯了要捱打受罪。家業充公。充在口外。都不得脫。若是鑄私錢。造假銀。做假印。這些都該死罪。若告人家。誣狀告官。魯吏與指官。撞騙這些都該徒罪。又有私宰耕牛。與人唆使刁訟。犯了該杖一百。枷三月。坐徒年半。又有不孝不弟。或辱罵師長。罪大的該死罪。罪小的是坐徒。或是充軍。你們做父兄的。拏這些王法。時常講與子弟們聽。他曉得王法利害。就不做違條犯法的事情。他既曉得守王法。你又不淘氣。又不敗家。又不壞你的聲名。老來有人供

養你。得病有人服事。你死了有人送上山。你們想一想。這就是教子弟。第一件好事。然這做父兄的。先要做一箇好榜樣。等子弟們跟倒你學。要子弟盡孝盡弟。我先要盡孝盡弟。要子弟有忠有信。我先要有忠有信。如果做父兄的人。時常存好心。做好事。說好話。那子弟們自然跟着你學。從好路上去了。若是你想子弟為好人。你又不孝不弟。不忠不信。貪嫖戀賭。心術不正。做事不好。一天不說幾句好話。那子弟面前。任你拏些道理教他。他也不聽教訓。就天天打罵他。總是跟你樣子。要想他做箇好人。萬不能够。這樣看來。做父兄的。可不先要做箇好人。方好教訓子弟。果然你們品正行端。子弟跟着學好人。你的家業他能保守。還要多挣些。豈不是一件好事嗎。所以當今

皇上怕人不曉得教訓子弟方法。纔頒這樣

聖諭。我詳細講與你們聽。要好生記倒。回到家中。時常講與你們子弟聽。

一來不辜負

萬威命愛民如子之心，二來你做父兄的，也不息氣。三來與你們祖宗也增光。四則你們子弟，他也有子弟，也好照倒這樣教法。天下人各各如此教訓，就是一箇太平氣象了。

成玉教子

湖廣少陽縣有一士子，姓黎名成玉，幼配妻子譚氏，合卺數載，所生二子，長名連陞，次名連貴，極生得聰明伶俐，都為學下攻讀詩書。不料他父三十八歲身染疾病，卧睡牙床，不能立坐。連陞身長十歲，連貴方進八歲，雖年幼卻能知盡孝道，每日侍奉湯藥，不離左右，早晚焚香，祝告天地神靈，願以身代父。又每在父親牀前問安，父親呀，這一時病體好些麼？他父應曰：未有連陞連貴，復又問曰：父親呀，還想不想那樣美味吃呢？成玉答曰：不想見得二子年幼，知道盡孝，日夜陪伴內室，毫無一點倦怠之心。自

想已病沉重，諒不能愈，不免叫他弟兄前來教訓一番。又道：教婦初來教子，嬰孩鬱轉樹條要嫩生，吾想二子真性未失，趁此教訓於他。日後長大成人，也可為箇端人。於是急喚二子，捧筆硯來，為父有這段良言，囑咐你兄弟仔細聽着。宣連陞連貴細聽清，這段良言要遵行，為父病體越沉重，勉強提筆兒思忖，設若不幸父亡故，丟下兒母在家庭。連陞曰：父親呀，為何說出斷頭話來了？成玉答曰：為父病體一天加一天，越發沉重，諒活人世不久。故纔說出這般話來。兒呀，父死母在，勤奉養，冬溫夏凊，須細心。朔

望日期四叩首，出告反面禮。當行兒母呼喚命幹事，吩咐已畢，就起身。若是母怒將兒罵，仔細靜聽莫做聲，禁止厲言休抵觸，罵兒還是愛兒身。即或將兒打幾下，歡容笑臉莫生嗔。父親只管放心兒，弟兄遵從父訓孝。敬我母，斷然不敢違拘抵觸的兒呀。二人口讀聖賢書，敬惜字紙重師尊。學下攻讀書發憤，朝斯夕斯莫因循，孝經養性時時看，朱子格言宜謹遵。切

莫驕傲與滿假心平氣和好儒生讀書之人要端品花街柳巷切莫行若
遇淫朋纏住你便思舉頭有神靈意馬拴牢莫失足效法狄公爲端人仁
傑萬所爲淫奔後點狀元第一名莫像昔日唐李登犯了淫惡扣前程又
親說狄仁傑不犯淫惡得中狀元唐李登犯了淫惡上天扣除前程我們
弟兄日後長大應試牢記此語效法狄公不學李登父親只管放心兒呀
弟兄最要敦和睦不可動輒就相爭兄要寬來弟要忍莫論強弱相抗衡
事來之時共商確商量停當將事行日後分居講仁讓休爭田產與金銀
弟兄不分還更美打夥一堂振家聲九世同居張公藝十世同堂姓陳人
父親訓我弟兄永敦和睦我弟兄願遵父訓不致欺侮願效張陳二公爲
人兒呀鄉黨最宜要和好莫因小事起忿爭你向仁來他有義一鄉和氣
少事情大凡小事相顧照猶如挖窖檢金銀兒呀長大成人莫唆訟捏詞
真控有罪名婚書呈稿不可作顧爾性命與前程兒呀吃人害人當謹戒
瞞心昧己更勿行大秤小斗切不可莫圖眼前肥己身兒呀牛犬鯁鯁不
可吃那只肥口不肥身龜髓蝦蟆有靈氣愛惜物命得長生兒呀放賬莫
貪大利息見利思義緊記心佃租還須存厚道量田納租看歲亨逢人有
事相勸解猶如朝山拜世尊兒呀這回言語如珍寶一一奉行百福臻講
黎成玉將兒教訓一番書寫紙上交與二子收存叫他時常觀看終身奉
行二子將歌文接來放在書箱譚氏在旁見夫訓子盡是藥石之言使問
丈夫曰夫君呀你若一旦不測丟下爲妻如何爲人呢成玉答曰呈紙上
來爲夫也有幾句言語妻呀你當聽着宣尊一聲賢德妻細聽夫講爲文
夫言的話緊記勿荒我一死賢德妻要立志向體三從合四德婦女正行
守節人第一要禮法先講莫浪笑草艷粧莫穿繡裳分內外分男女除卻
來往知禮義曉尊卑無愧賢良莫走東莫去西道短說長口要穩身要慎
免敗綱常家庭中有二子耐煩教養教他們惜字紙憤志芸窗切不可就

誤他由子放蕩苦讀書到後來光耀門墻妻呀連陞子幼配妻汪門高仰
富豪女恐多驕教之有方連貴妻家淡泊粧奩休講貧富媳一樣待無較
短長媳伶俐媳愚函視之一樣莫亂罵莫亂打慈愛爲良但慈愛勤教訓漫
漫細講清早起教灑掃潔淨光揚操家務理井曰勤儉爲上回娘家有限
期休混時光又教他莫餵鵝鴨少養莫拋散穀和米免惹天殃戒打那
戒溺女爲婆正項廚房中教你們恭敬灶王妻呀兒與媳付託你早晚教
養果如此訓兒媳規箴以方到後來享大福誰不欽仰夫縱死九泉下也
得增光講成玉寫畢交與妻子說道賢妻呀每日教長子讀唸你聽妻呀
聽着須當依從我的言語行事莫負我心譚氏答曰謹遵夫命成玉過了
數日病勢愈危遂呼妻與二子至榻前言曰母子勿忘是訓言訖瞑目而
終譚氏卽備衣棺安厝祖山自後連陞連貴皆遵父訓亦順母意發憤讀
書遂成名登第譚氏亦遵丈夫遺訓恪安婦道後壽滿八十請旨旌表善
終成神連陞連貴之子後亦顯達世代科甲不絕此善訓子訓妻之美報
也世人尙其鑒此

培文教

嘉慶年浙江一人名叫楊標自幼業儒爲人謹篤喜談書理所生一子名
柳堂聰明過人五歲讀書十歲能文楊標親自教訓見其有造心頗愛之
不料人生在世色慾一關最足奪人心志每見讀書士子半途而廢者大
半由此所以俗言說得好床上四隻脚讀書打糊說楊柳堂自娶妻以後
心思大變每日之間不是閒耍便是睡覺全不筆欠詩書楊標無奈只得
時加打罵誰知打罵過甚不以爲德反以爲仇因想道古者易子而教父
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我兒既不順教打也無益不如接箇先生教訓
又看他如何及至另外從師仍然不肯發憤楊標又想道人不勸不善今
日不免用好言苦勸使他醒悟於是辦些酒菜將柳堂叫回父子坐在席

言請集要 卷十二
上楊標叫道兒呀爲人要爲第一等人切不可自愚賤自甘爲父有幾句
良言說來你聽宣人之初性本善與爾細講性相近習相遠昧了天良苟
不教性乃遷讀書爲上教之道貴以專送入學堂昔孟母擇鄰處何等教
養子不學斷機杼費盡心腸竇燕山有義方令人景仰教五子名俱揚奕
世流芳養不教父之過常慮身上教不嚴師之惰何日敢忘子不學非所
宜爾全不想幼不學老何爲怎樣下場玉不琢不成器現有榜樣人不學
不知義虛度時光爲人子方少時休得放蕩親師友習禮儀講究篇章昔
仲尼師項橐中人以上古聖賢尙勤學發憤食忘趙中令讀魯論頗有志
量彼既仕學且勤未敢拋荒披蒲編削竹簡曾把方想彼無書且知勉况
有篇章頭懸梁錐刺股何等景况彼不教自勤苦好不淒涼如囊螢如映
雪苦無燈亮如負薪如掛角雖勞不忘蘇老泉二十七身雖強壯始發憤
讀書籍甘苦味嘗若梁灝八十二方登皇榜對大庭魁多上萬古名揚登

八歲能賦詩才能可仰沁七歲能賦甚穎悟非常蔡文姬能辨琴知韻亦
廣謝道韞能咏吟况是女娘彼女子且聰敏都由教養爾男子當自警何
不思量犬守夜雞司晨有功世上苟不學何爲人一無所長幼而學壯而
行禹門汲浪上致君下澤民身在皇堂揚名聲顯父母方了書帳光於前
裕於後滿門增光人遺子金滿贏只圖田廣我教子惟一經望繼書香勤
有功戲無益早立志向戒之哉宜勉力繫記心旁講揚標教訓一番柳堂
也未答應楊標知其心有未服也不再教因想道我生平讀書未得上進
只望後人增氣以了書債誰知奴才半塗而廢該是我楊家不能發貴以
後也不言及讀書了隨他去罷一日出外飲酒遇一老人言及功名一事
楊標道這件事也是命生成的不可強求老人說何以見得是命楊標道
我有一小兒生來聰明五歲讀書十歲能文論他天性不在第一也在第
二我只想這箇功名有何難得誰知娶了妻時竟至廢書打罵也不讀書

勸也不讀，這樣看來，功名是不是命生成的？老人說：此言差矣。古言道：命由天定，福自人作。一心要求功名，命何由定得？如云：命可定人，那李登本是貴命，何以姦淫慶娘，困苦終身？王鏊本是賤命，何以夜拒奔女，反爲貴相？從此看來，功名之事，操其在己，只怕你不肯誠心去求。楊標道：我爲小兒，誠心教訓詩書，未嘗懈怠，也算求得誠心了，如何全不遂意？老人說：子之所言又錯了。孟子曰：求則得之，雖指道德仁義，亦兼富貴功名。內外兩得，是求有益於得，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去求功名，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矣。內外兩失，故爲無益。卽以功名兩字論，功是陰功，非單指讀書之功。要有此陰功，方得成此名。大凡子弟有功名，雖是子弟的命，實由父兄的培植。有一輩人的陰功，子弟必得一步功名。數十輩人的陰功，子弟必得數步功名。這是一定的道理。古人說得好：一絲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可知讀書還在後邊，卽以爾子而論，爾且生讀書人，爾子慧讀書，又

生在你家，就是自緣了。爾子五歲讀書，十歲能文，就是有命了。爾子如今半途而廢，明明是你無陰功，以培植他，因此有這些相隔。你看這五件，你有了四件，所欠的只有陰功，何得諉之於命？楊標聽了，這些道理，如夢初醒。於是請問陰功從何而積。老人說：大凡有益於人，有功於世的，都是陰功。筆財口力，都是積陰功。若求捷徑，還有一說：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爾能培植文教，提携士人，就是莫大陰功。果如此做去，不必勸爾子讀書，他自然發憤，不必求功名，自有功名。楊標滿心歡喜，回家約同人創修鄉學兩館，令淡泊子弟便於讀書，又見有考不起，難應試的，暗地幫盤費，讀不起書的，私下幫吃費，又約一惜字會，請人收來焚化。如此三年，忽一日，見人手執條幅一張，送與楊標，掣回家來一看，乃是柴夫子訓子格言，也不介意，遂掛於中堂，以便好看。不料柳堂一見，從頭唸道：宣費盡了，慙教子心，激不起好學勤修志，慙不得頭頂你步雲梯，慙不得手扶你攀桂枝，你

怎不尋思試看那讀書的如金如玉不讀書的如土如泥讀書的光宗耀祖不讀書的顛連子妻讀書的身列朝班不讀書的喪德失儀縱學不得程夫子道學齊鳴也要學宋狀元聯科及第再不能夠也學蘇學士文章並美天下共知倘再不然轉眼四五十那時節縱使你進得學補得廩也是日落西山又有甚麼長濟又不須你映雪囊螢偷光鑿壁現放着黃卷青燈明窗淨几只見你白日裡浪淘淘閒遊戲到晚來昏昏沉沉睡迷迷待輕你全然不理待重你猶恐失了父子恩和義勤學也由你懶學也由你只怕你他日面墻悔之晚矣那時節只令我忍氣吞聲憾到底講楊柳堂唸罷思了一會正是紅日照開天邊霧迅雷提醒夢中人猛然想道柴夫子教子都是這般苦情他的兒子也曾感化發憤攻書得以成名我楊柳堂也是父母所生當日貪戀淫慾拋棄詩書父母費了千辛萬苦勸不轉如今又力行善事以回天心我若再不同心是父親當日良言勸我便

有柴夫子的苦情我不能揚名顯親就無柴夫子的志量我的孝順又在那裏况發憤讀書分所當然當日孔夫子生知聖人趙中令已經做官尙且勤孝我們既爲下愚又未出仕就不讀書了古人家雖貧無燈亮讀書尙且映雪囊螢身雖勞不得空讀書尤且負薪掛角我既有燈又得空就不發憤了以我的年紀而論正好讀書老泉二十七歲方發憤梁灝八十二歲中狀元都爲了大官我如今十八九歲就不能入學中舉了以我的天性而言急宜讀書蔡文姬尙能辨琴謝道韞且慧吟詩都能揚名後世我堂堂一男子就不能顯揚當時了如今一心讀書於是對父親說明楊標聽說不甚歡喜因想道這就奇怪了從前教他也是這些話他全然不信如今見了這些言語自甘回心看起來教子讀書是名積德回天是實我力行三年善事我兒自己發憤報應甚速又行至三年柳堂竟已入學又三年柳堂又得中舉從此案看來世之有聰明子弟望其成名者盍以

官詞集要
卷十二
之爲法哉

孟母教子

戰國時有一大賢、姓孟名軻、字子輿、鄒國人、魯公族孟孫之後也、父激、公宜母仉氏、孟子生三歲而父卒、其母有賢德、善於教子、慈愛之中兼有刻成之意、常教孟子坐必端、行必正、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莫談虛誑之言、莫行非禮之事、奈孟子年幼、一時未能遵行、每日閒耍無事、喜與小兒輩相嬉戲、起初舍近墳墓、孟子見人埋葬、哭泣心裏暗暗記着、過後與小兒輩遊耍、遂嬉戲爲墓間事、將泥塊做成棺材模樣、在地下鍬一深坑、把棺材放下去、連土成堆、踴躍築埋、築了一陣、又學婦女家的聲氣、在一旁哭泣、孟母見了、心中不悅、想起古人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語信不虛也、可見教訓子孫、畢竟要慎擇鄰里、以爲教訓根本、今舍近墳墓、既不可居、要遷徙在何處纔好、一人自思自想、不覺憂慮而嘆曰、宜見孩兒每日

間所習不正、不由我爲娘的慮在心、人生來第一是要知禮信、豈可以學埋葬悲哀事情、雖然說是戲耍、可不拘定、到底要戒飭他、改過自新、倘若是由他耍習慣成性、到後來焉能够端莊爲人、我如今一定要離了此境、搬之在街市中與爾安身、講孟母想那街市之中、無有墳墓、比鄉間該要好些、於是遷徙在街市去居住、祇望兒學習正果、不作無益之事、孰料孟子在市中見商賈貿易、屠人宰割之事、於是與街上小兒又嬉戲學此兩樣、每日拏些器物擺設地下、學商賈買貨、又拏把小刀切些泥塊、學屠戶割肉、孟母見了、大不喜歡、心想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今日若任他褻狎慣了、後來苟且至邪、姦盜詐僞之事、就從這等生來、我若久居此處、必然把兒子害了、不若又要遷徙方好、思想一陣、又憂慮而嘆曰、宜到街市祇望兒學習正果、孰知道與前日也、差不多、一時在學商賈去賣貨、一時在學屠戶把那肉割、學商賈謀衣食、還無大錯、學屠戶傷生命、豈無

宣講集要 卷十二
罪惡雖然說這兩事有人做過，細想來究非是聖賢之學。我如今必搬在學宮，居坐一心，要使我兒學習禮樂。講孟母想那學宮，是講禮樂之地。比街市中要雅靜些。於是遷居學宮之旁，一心想兒子學習禮樂。孟子到此來，見學宮設行祭禮，心裏也暗暗記着。過後與小兒遊耍，遂嬉戲爲禮樂事，將泥團做成俎豆模樣，裝些豆菓在內，擺設堂前，升降拜跪，學爲揖讓謙遜之禮。孟母見了，心中大喜。於是長久在此居住，不復遷徙。孟子一日見東家殺豬，問殺來做甚麼。孟母隨口答應道：殺來與你吃。孟子聽說要吃猪肉，滿心歡喜。孟母過後思想：我兒纔有知識，今便以誑語欺他，是激他無信了。於是心悔而嘆曰：「豈這一陣不由我自己埋怨怨的是不該說虛誑之言，想古人有胎教所爲，那件無非想生下兒品正行端。我今日無意間錯把話言，猶恐怕兒學起扯誑亂談，倘若他把那些誑語說慣，豈能够主忠信，希聖希賢？我必要買猪肉做成肴饌，使孩兒果吃了，我心纔安。」

講孟母於是果買猪肉來烹熟，與孟子吃，以示有信。孟子稍長，其母刻成讀書，使他出就外傅。孟子去了年餘，偶然倦意回家，見孟母方織機，問他學問已成就否。孟子對曰：「尚未也。」孟母聽說大怒，取刀割斷其機絲。孟子驚懼，跪問其故。母曰：「子之爲學，猶我織機一般，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乃成丈匹。今汝學尚未成，半途而廢，何異我績尚未成，自斷其機子說罷，又將望他勤學意思，勉力一番。曰：「豈不幸得你的父早年喪命，丟下了兩母子好不傷情。娘一心望孩兒讀書發憤，早早的入於那聖賢之門，你不可貪頑耍，東遊西混，到後來無成就，後悔不能。自古來讀書人要立品行，平天下不外乎齊家修身，敦孝弟，主忠信，爲人之本，尚禮義，重廉耻，爲人之根。能把這八箇字常常守定，也不枉在世間爲箇人身。講孟子見了母親之言，忽然悔悟，乃往魯國受業於子思之門，朝夕勤學，不怠。紹明聖學，及後學問淵深，諸侯尊養，至今二千餘年，配享聖人，自天子以至庶

宣講集要 卷十二
人無不尊敬此非孟母之善教烏能至此今人養子每每溺愛不教任性縱情所以後來成者少而敗者多閱此案者盍亦反禽犢之愛而進義方之訓哉

鳴鐘訢冤

道光十六年德楊縣柏樹坪一人名楊芳華妻李氏所生一女名桂香自幼許張耀龍之弟張耀鳳爲妻桂香甚聰敏李氏常以詩書教訓望成好人及桂香八歲時李氏身染一病自知難痊若不把女兒教些良言世身死之後焉能成其好人因此教道桂香前來娘有吩咐桂香上前問道母親叫女兒有何吩咐李氏哭泣言道宣見桂香不由我珠淚下弔舍不得乖乖女怎樣開交爲娘的這一回病症不好怕的是命該絕要赴陰曹嗎你怎麼說起斷頭話來了女兒年幼你死了誰來教訓倘爲娘身死後莫把性傲娘這裡教訓你戒規五條媽五條戒規怎講女兒不知第一條呢

第一要孝父母及時盡孝父母怎樣孝法事你父要耐煩切莫心焦我死後討後母好歹難料奉養時要小心不可若說有吩咐順從他莫把命傲他自然喜歡你另眼相照此不得事爲娘出你相暴若有熱惱怒他打罵不饒媽第二條呢第二要謹閉門這事非小閉門怎樣謹行得端坐得穩禮義爲高天將黑緊閉門嫌疑免了走人戶莫斜眼去把人瞧是親戚關緊要方可去叫貨客來莫出去與他相笑莫燒香莫看戲惹人恥笑怕的是背地說閑言難遭媽第三條呢第三要廢艷粧醜態去了那些是艷粧雜色衣不正經須當早拋戴假纂穿高底令人可惱抹胭脂戴花采恰似狐妖燈籠褲合領褂一概不要走路時莫敲假休把裙搖自古道布衣服穿得到老凡打扮樸實些莊重爲高媽第四條呢第四要勤紡績莫繡花草怎麼花都繡不得繡龍鳳挑字樣罪有千條花衣衫花褲腳去了莫要尤不可挑手祇做花帷腰這都是空頭事眼前熱鬧切不可去學習枉

把心操你看那繡花的多有惡報，真真中受譴責，難把命逃。馮第五條呢，第五要謹口角時刻記倒口角如何謹法。莫說人是與非，恐把禍招男女們不通問古言可考，人說話莫答口休把嘴磨，有客來切不可高聲大叫。婦女們怕的是聲音太高，逢着人決不准隨問隨笑。一是一二是二，方算女姣。媽這些女兒記了，不必罣慮為娘的規戒，你快拏筆鈔貼之在中堂上仔細去瞧。這五條話不多勝如珠寶，杜香見若能够照樣行，萬古名標。講李氏說罷，氣絕而亡。桂香痛哭不已，後將五條作歌貼於中堂，行事皆遵母訓，真是賢淑無比。怎奈後娶晚母不賢，桂香時刻盡孝，晚母日夜磋磨，父心不忍，將桂香送在張家，以為得享安閒。誰知一禍方免，二禍又生。桂香身體肥壯，肚子極大，嫂堯氏平素愛說空話，見桂香肚大以為有喜，暗向兄弟耀鳳笑道：「你好命，如今喜上又添喜了。」耀鳳不知因問道：「把你弟媳到家，乃是一喜，怎麼又添一喜？」堯氏道：「我不過說笑耍的，兄弟切莫亂去猜疑。」耀鳳見嫂說出添喜二字，大有緣故，私將妻一窺看，果其肚

大，不覺怒從心起，想道：「這箇賤人在娘家不正，今醜事已出，要他何用於？」是瞞着哥嫂，走至德楊縣，告他父母，閉門不謹，誓願休回另嫁。太爺接呈，急將楊芳華與桂香叫來，先將芳華帶上問道：「你女在家，為何不教？」芳華將壁上所貼戒規五條呈上，答道：「這是小人教女的。太爺看畢，又問誰人所作？」芳華道：「就是小女桂香。太爺想道：『既然如此，焉有閉門不謹之理？』後叫桂香上來，見得肚大，不便替他原情，兼之耀鳳句句敵着，只得斷着華領回另嫁。芳華同女回家，氣逼不過，指着桂香大罵起來，道：『見了頭不由我心，頭冒火，提起了這件事，息氣跌腳，想從前你的娘教訓不錯，寫戒規共五條，將你做覺為父的常見你早晚讀過，又說是悖母訓，無有不落因。此上你為人件件都可，並未曾壞禮法，令人談薄，只說你增了光，不來惹我。萬不料心思動，難以防着，我看你醜事出如何結果。』德楊縣皆罵我養

女墮落，憾一聲小了頭，實在害我那好人不去學，真真福薄。是這樣自討
賤，留來怎麼到不如父女情一刀兩割，決出門決不准在我家坐。任隨你
去懸樑，或去投河，講芳華將桂香飽罵一頓，趕出門外。桂香想之無路，走
至後園，解下腳帶，弔頸。不料帶子連斷幾次，只得又去投水。走至河邊，哭
道：父親呀，今日逼我自盡，已後再見女兒，萬不能了。剛要跳時，回心想道：
呢呀，此事不可，想我如今不敢死者有三：一則羞慚我父，從前在家之時，
謹遵母訓，內而宗族，外而鄉黨，誰不說我女德無虧，父母教訓得好。今日
受此冤枉，羞得我父無面見人。若不說此遺憾，死在九泉，何以見我母親。
二則污辱身體，人生在世，不怕三十而死，只怕死後無名。今日遭此大難，
好比無價之寶，墮入污泥，在生萬人咒罵，悞遭含冤，沒後千載遺臭，誰替
原情，若不力為分別，這番仇憾，何自得消。三則帶壞世人，人家養女，誰不
望成好人，免得敗壞門風。今日見我出醜，箇箇都說女不可檢，後來怕傷
臉，從此以後，丟女就從我起。若不早些辨明這場罪過，皆歸於我，如何得
了。今日天已將黑，想這坎上有一觀音廟，不免到廟祝告菩薩，去罷。桂香
至廟焚香畢，手執鐘錘，雙膝跪地，將鐘一敲，便哭泣訴道：官有桂香，跪殿
下珠淚滾滾，滿腹內冤情事，難對人明。今夜晚望菩薩，搭救奴命。藉鐘聲
把冤仇達入天庭。一更裏把鐘鳴，星明如鏡，提起了心頭事，好不傷情。想
我母臨終時，誦教訓第二條說的是：謹守閨門，奴只想全節操，能遵母
命。到後來天默佑身，享安榮，萬不想遭冤枉。一生抱憾，跳之在黃河內，難
以洗清。二更裏把鐘鳴，風寒露冷，孤單單跪佛前，腳手如冰。二爹娘生下
奴，身體粗歇，肚子大，無非是天地生成。奴的夫，全不把情理思忖，平白裏
造口孽，弄出禍根。縱然是心狐疑，也要審問。人有姊，已有妹，將心比心，三
更裏把鐘鳴，人已安寢。誰料我遭冤枉，相替原情，皆因是母不賢，嫌賤得
很。奴的父，看不過，纔把出門，只說是到婆家得高，清淨。又誰知福雙降禍

不單行告之在德陽縣當堂審問，逼我父領回家，另選高門，四更裏把鐘鳴，誰來顧問，自幼兒未曾受這番苦情，昨日裏父見我飽罵一頓，叫我去尋死路，趕出門庭，奴心想不去死，違了父命，死得來豈不受萬代罵名？因此故到佛前，一一跪稟，說一句滴一淚，鐘响一聲，五更裏把鐘鳴，鷄聲振，振哭一聲，靈感應救苦觀音，塵世上曾救了無數人命，難道說這件事就不知情，菩薩身雖在南海岸，鐘聲可應，施恻隱發慈悲，大顯威靈，若不然二爹娘難以雪憾，奴情願死在此，決不起身，講桂香哭到天明，敲鐘不絕，正是人有誠心，神有感應，這觀音廟隔張耀鳳家有十二三里，卻說堯氏天明起來，忽然顛狂，走出門外，說道：我誣桂香妹妹，身懷有孕，使他夫婦分離，罪該萬死，你們莫像我，愛說空話，說罷將嘴綫抓，鮮血長流，邊走邊喊，至觀音殿，嘴上肉已扯完，又對桂香說：誣你肚大有孕，是我說的，今與你伸冤說罷，又將舌頭抓出，扯着綫塊而死，是時眾人齊集，無不驚駭，纔勸桂香起身回家，眾人同到德陽縣公稟此事，太爺罵張耀鳳不訓教，打一百，堯氏父親不教女，打一百，枷號一月，桂香誤遭冤枉，賞銀一百，以作粧奩，張耀鳳好聽空言，不察虛實，杖一百，急辦彩轎，親自迎桂香回家，完配，太爺將五條戒規呈奏上司，上司嘉楊芳華夫婦善於教女，賜一匾以彰其善，從此看來，桂香母之賢，若非遭此冤枉，怎得揚名於天下後世，天之彰善，可謂巧矣。

現眼報

康熙三十年，汴州柏樹坡張懷德，其家富豪，妻段氏，無嗣，娶妾李氏，生二子，長名學聖，次名學賢，懷德家雖富，三輩人未讀書，妻段氏世家女，能知詩書，見夫一字不識，多未遂心，幸生二子，急欲教訓，不料懷德未知道理，屢勸不聽，段氏見二子一年長一年，再不讀書，後來難成好人，一日又勸道：夫君古人說，養子不教如養驢，養女不教如養豬，兒子七八歲了，再不

讀書怎麼要得懷德說開口也講讀書開口也講讀書到底書當不當得
飯沒得錢我看你去讀嗎段氏道夫君養不教父之過人生在世原是耕
讀爲本我們既有了富正宜培植得子弟求箇富貴兩全卽或子弟愚蠢
不得功名也得明白使他知道禮義也不至顛倒人倫所以書上說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子弟爲非作歹由不教而起夫君何不自思懷德說
既是這樣送他讀兩年段氏道送子讀書不如接師教子懷德說接先生
要多少錢段氏道一年二三十串錢懷德聽說起身罵道婦人眞不曉事
有三十串錢長年都請得幾箇接甚麼先生段氏說你能尊師重道上天
必默佑子孫發達懷德說管他發不發達你看我三十串錢要送讀十幾
年於是頭年與先生講斷兩箇學生六百錢一箇所以一年一箇先生那
裏讀得成器卻說不遠有箇窮秀才名叫蔡居才學頗好奈學門不旺只
得教箇蒙館懷德送去讀書年年是那六百錢平時不請先生拜年過節
又不慶賀兼之懷德每夜要二子背書若背漫了就说先生怠惰一經打
罵李氏又護短常與先生帶信蔡先生息不過遂作篇文嘲笑於他將文
作成四學聖學賢溫熟言道你爹叫背書將此文背與他聽是夜回家懷
德又叫背書那兩箇上前背道宜自古帝王把民勸耕讀兩字緊相連養
兒不教良心變特將詩書化愚頑當年文風還體面而今世俗大不然尊
師重道天下鮮不重斯文講銀錢各府州縣由可羨眞眞糊塗是鄉間總
說有錢就體面何必讀書學聖賢子弟出來像牛犬不孝不弟做得完提
起詩書與經傳不知說的甚麼言還問文章當得飯餓了可曾吃幾篇又
說孔孟書萬卷未見買得千畝田這是東齊野人見何足論他理不端可
怪有等無知漢送子讀書不重賢先將學錢來講斷會着先生當面言求
修多少我不攬一年到頭六百錢俸米儘可四升半到了十月未交完請
問先生幹不幹切莫含羞不肯言那天有人向我談某箇先生學規嚴學

錢隨人議一點叫我送去讀一年我見他的學文淺因此纔送你席前你若不教也得淡再把牛兒放兩年有等庸師依得談擇箇吉期某一天上學把話說一遍尊聲先生要耐煩子弟不把上書唸只要外欺習得全第一莫去把場趕耽悞工程有話言先生暗地自打算這些東家實在賢上學就把空話談會把難過這一年這些話兒都還淡只要學生志向專誰知教他把書唸記性全然不相干梗梗教了兩箇月一三三四認不全學東反說先生懶不能善教映人錢情不得已拏打板東家娘子把信傳于急拜上先生面我的兒子痛心肝書讀不得到還淡切莫苦打受熬煎二天瞞着男子漢送你四兩半斤菸先生聽說他護短暫且容忍教幾天不覺光陰快似箭看看又是四月間先生無米吃稀飯又無錢去稱油鹽是望議學來湊辦東家全然不採焉及到議學又好看做些過場惹人嫌有的人眾怕方臉有的怕出議學錢因此打箇巧計算假意不空去躲干有的本是發財漢開口總說要買田學錢多點就不幹議學反來告難難吵吵鬧鬧議一遍纔把名字來上完先生暗地自打算今年諒不比往年過後折開學關看人多錢少真可憐這回上當也不淺還在不敵幫長年議學過後全不管就把先生丟一邊一年未踏他門坎縱有酒席不請焉趕場會着茶不看見了把臉掉一邊送節還說未買扇若論禮物不堪言一年到頭真好看做的過場難盡言不覺教到十月滿學錢俸米不收全先生託人向他嘆還說不便待明年這種愚人見識淺那知先生苦不堪早書上完纔吃飯歇憩不過一桿菸吃了早飯仍是現佩書寫字大半天朝朝日日在書館好似犯罪坐大監有事心想把場趕耽悞子弟工一天回家想把父母看又怕學生去賭錢父子不能長相見兄弟妻子各一邊因此作歌來相勸尊重先生要周全能尊師道天開眼默佑兒孫箇箇賢謹懷德聽了此歌知是明明說他當時發怒道我送子讀書有學錢與他反

來譏誚我如今不讀他第二日學堂去搬回棹橙將書一火而焚且說懷德既不送子讀書事事不免求人每逢寫字都求蔡先生一年臘月買了幾張紅紙命僱工送蔡先生家叫他寫春聯先生想道這箇老兒每每與你寫字謝字俱無今寫春聯不親自來請我反叫寫起把讀書人太看輕賤不罵他兩句他不知道遂寫一聯云滿門生無足一家午出頭寫畢交與僱工懷德見紙紅墨黑滿面歡喜親自貼在門上第二年新正眾客拜年見此對聯好不恥笑當時問道這對聯誰人寫的懷德說蔡先生寫的你看到底是秀才實在寫得好那客問道你曉得否懷德說我未讀書怎麼得解大約總是奉承我的話眾客拍掌大笑懷德見客發笑便問如何講那客道滿門生無足生字去了下一筆是箇牛字一家午出頭午字透出頭去也是牛字罵你一家滿門都是牛懷德聽了大怒道他無故罵我這事不與他干休遂請此秀才與蔡先生論理懷德說蔡先生我與你無

仇無冤因何罵我是牛先生道你家有子弟捨不得送讀書凡事求我代筆不惟不看茶酒連謝字俱無我看世上惟有牛方不知禮信今你禮信全無是不是牛眾入聽說都將懷德辱罵一頓而散懷德滿腔惡氣那能得消每日懷恨在心時有一訟棍想他銀錢乘機言道你何不告他一狀懷德說從未打過官司如何去得訟棍說我引你去於是同至泮州城將先生與那些秀才一並告下差官見懷德家富事事要錢稍有不到便加辱罵及蔡先生與那些秀才進城差人不但不要錢反加恭敬懷德好不自愧及審案時蔡先生與那些秀才站起說話懷德獨自跪下好不自愧太爺問出實情將懷德辱罵一番打嘴四十出外辦酒陪禮意得懷德一費錢二傷臉哭回家中段氏妻接着問道官司輸贏如何懷德說娘子這回羞殺我也宣見娘子我這裏羞愧無路悔不該在當初未把書讀只說是有銀錢光宗耀祖又誰知到今日受人凌辱心內裏這惡氣難以消

阻在汴州纔具控來把氣出，我只想有銀錢隨我擺布，又誰知論功名不講富足，那差人一見我如狼似虎，又要錢，又挨罵，時刻凌辱。一見了秀才們，不敢戲侮，高作揖，低拱手，格外敬服。審案時，秀才們一齊站住，大老爺見了他親同骨肉，說一句準一句，不知何故，竟將我跪地下，獨把膝屈。夫開言將情理一一細訴，大老爺就罵我混障孽徒，一家人不讀書，所爲何故？自古道：傳家寶，惟耕惟讀，無怪乎把斯文全不當數，只知你積銀錢，牛馬不如，因此上打得我好不痛楚。娘子呀，要報仇，不能夠怎樣，眼目講段氏勸道：夫君何必啼哭，功名是求得來的，懷德此時自悔何及，便問如何求法。段氏道：如今接管先生，誠心教子，懷德說又接那箇段氏道：仍接蔡先生，懷德說爲他息氣不少。段氏道：這點虛心，都沒得安望兒子成名，懷德只得依從。是年接到家中，甚是恭敬，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先生飲食皆親手奉上，又接師母到家，穿吃費用，無不認承，又請一火工服事，便於使用。先生有一子在外幫人，懷德叫回，送田五十畝與他耕種，因此蔡先生誠心教訓，一日想道：尊敬先生到這敬心，不知後來如何，設若始勤終怠，豈不負我教訓苦心？待我試他心思如何。是年徹館，假意告辭，懷德道：先生辭館有何意見，莫非有未恭敬處？蔡先生說：非也，見你兩個學生愚魯，難取功名，在此教訓，終是無益，因此告辭，免你花費銀錢。懷德道：不怕子弟愚魯，只要我誠心送讀，他八十歲不入學，都要留先生教訓。先生知其心真，苦心教訓，不上十年，學聖學賢，皆以明白，但無過人處。是年考試府縣，皆不利，至院考，學院夢神言道：明日場中，天月二號，尊師重道，當重重看顧。及進場，學聖坐天字號，學賢坐月字號，學院得卷文不甚佳，勉強取上發榜後，問其來歷，乃是兄弟。學院大喜，命在院中隨棚攻書，後學聖中進士，學賢舉孝廉，懷德感先生厚恩，留在家中養老，凡衣食棺槨，件件從厚。從此看來，懷德轉念敬師，因獲二子名就，蔡以誠心教弟，遂使全家無

意孰謂天公之報應或爽哉

強盜咬母

昔年有一王姓，專放大利，積有餘金三千，娶妻陳氏，所生一子，名叫毛狗。夫妻愛如珍寶，定要好食與他吃，好衣與他穿，有了錯處，都儘他，全不詰。誠凡百事都依他，任其自便。長至十餘歲時，便去偷人雞鴨，父母以爲年幼無知，不足責也。及至十五六歲時，全不成人，每日結交匪類，嫖賭嚼搖，無所不至。父母顧之，惟代還虧歉而已。數年家業，用去大半。父方督責，毛狗不惟不聽，而且惡言抵觸。一日其父守到毛狗，哭曰：「宣毛狗兒上前來，父有話講。」一椿椿一件件細聽，端詳毛狗說聽倒的，有話就講嗎？想當年爲父的掙有銀兩，遂娶下你母親，共結鴛鴦，難道這些事我還不曉得？希罕你講。不幾年生我兒，順順暢暢，接起了王門中一根爐香，接起了香煙。後代還不好嗎？虧爲父與你母親，朝日撫養，手而抱背，而背未離身旁，既要

生兒，教不撫養，這是你討得的。冷加衣，餓進食，養得肥壯，出痘麻，常就心辛苦備嘗。凡待兒子都是這樣，豈止你一人不成嗎？將我兒當珍寶，拿在手掌，惟恐怕落在地，或有損傷，咳未必那們凶了。及少長，結姻眷，子評願向送讀書，每日裏懶進學堂，讀書全不好要，我要去頑哩。任隨你在家中，糊行混帳，只說是到後來，自歸善良。你想到是這們樣想，誰知你長成人，實在不像好一似朽木柴糞土之牆。我是這箇樣子，朝秦樓暮楚，館飄流浪蕩，又還要充賭家，花費錢糧，你曉得嗎？又道嫖賭賭賽過黃堂，知府全不想這銀錢出於何項，苦爲父費心意，謀之甚臧，你掙來的，未必我就用不得嗎？兒不知好嫖賭報應不爽，講幾輩古人事，仔細思量，你會講古。我又肯聽哩。殷紂王好淫慾，江山失喪，一朝君摘星樓火焚而亡，這算是好嫖的報應。這好賭的報應，又是那一箇呢？范五老好賭錢，哄騙銀兩，後顛狂咬手指，爆出肚腸，這報應我卻不信，我看見的就信。又道耳聞是

虛眼見是實，勸我兒從今後切莫傲驕，須當要改舊行，纔有下場。我是彈人，我偏不改，又看怎麼。又道：江河易改，本性難移。若不然，就效了二人榜樣，怕的是遭惡報，天降災殃。你莫管我，報只報我，惟願你要在這正路行，往與大家發大財，百世其昌。講哭勸一番，毛狗終不改其性情。父見子不成人，朝日息氣，得一氣病而死。奈後其母愛子之心愈切，毛狗因此肆行無忌，不上三年，將家業盡行敗完。嫁妻與人，不管母膳。陳氏無奈，只得乞討度日。毛狗日食難度，正是飽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遂作賊營生。以因穿吃犯案數次，幸得脫罪而歸。忽一夜，刀傷失主，官訊拿獲，辦成死罪。及至秋後處決，是時陳氏討吃進城看兒，正遇兒在大堂賞酒。毛狗一眼看見陳氏，便喊道：兒要吃乳一口，死纔甘心。陳氏愛兒之心如故，遂解開衣服，送乳入口。孰知毛狗一口咬斷，咬得陳氏血流滿地，痛極而死。太爺一見大驚，問道：王毛狗，你爲何咬死你娘？好好從直訴來。毛狗號聲大哭，訴曰：宣大老爺，你在上，容我細訴。聽罪民王毛狗一一說出。太爺道：本縣親的從直訴來，想當年我家中甚是豪富，我父親積金銀三千有餘。你父親當年積有三千餘金，你爲何如今就作賊呢？我母親生下我，尋門敗戶，這都是由父母全不教育。你父母又是那些不教呢？幼年時任隨我糊行，亂做偷人家雞與鴨，貪其口腹。點點年紀，就去偷人雞鴨。這還了得？你父母看見都不責打你嗎？我父母見此事一言不吐，以爲我年紀幼，尚在迷途。你的父母直真糊塗，全不曉得。一條從小，這一句古話：他以爲年長，不知事待你長大，又便何如？往下訴來。及長到十五六，正經不務朝日問，結交那小人匪徒，結交小人匪徒，這還要得。又道：近來者亦，近墨者黑，或趕場或看會，都在一路進酒館，不惜錢打酒，稱肉吃了酒肉過後，又管些甚事呢？吃了酒不足意，還要學賭，擲骰子打骨牌，兼開捨物。你在外面又嫖又賭，你父母在家豈不知嗎？回家去我父親一見氣，股督責我，不聽教。

宣講集要 卷十二
惡言抵觸，又道說教子嬰孩，教婦初來，這箇時候，總教又太遲了。父見我
不成人，猶如糞土，每日裏常息氣一命嗚呼。你父親被你息死，乃是天下
一大罪人也。自後你母親可還教你嗎？父一死，母將我越加愛護，見我嫌
見我賭，並不管束。這箇時候，你的母親也不管你，你就該自己，要改惡氣
嗎？因此上，把銀錢全不當數，恰指算二年多家業盡出。你父親死去不上
三年，你就把家業搞完了。你一家人又怎麼開交呢？沒奈何，嫁命妻，母賭
不顧，連累母當乞丐，無有結局。你忍心嫁妻，又不管母，你這樣人，滅絕
人倫，就是牛馬畜牲了。過幾月無有錢，日食難度，餓得我翻白眼，走路跌
撲，你餓極了，又便怎樣呢？不得已，總走這一條黑路，翻垣墻，挖洞，闖進
房屋，膽大的奴才，多少生理，你不去做，爲何要去做賊？你做賊，又偷了些
甚麼東西呢？富豪家偷銀錢，又偷衣布，貧窮戶捉雞鴨，還要牽豬。你這樣
高手段，爲甚麼也犯了案嗎？古言說得好，那有箇不犯的賊。這句話是眞
的。犯數案，幸得僅受刑罰，在牢中坐幾月，釋放歸屋，你未犯死罪，得
放歸屋，也就是你的好造化。你就該要改邪歸正，是悔不該，蹈前轍，仍
把賊做，恃強梁傷失主，犯下法律，盜傷失主，犯的法律，就不輕了。每年間
逢大赦，此罪不恕，到今朝上殺場，理該誅戮。你既知道此等罪惡，不敢你
就該莫犯，總是嗎？思量起，自從前娘把我誤，爲甚麼養不教，如同養驢。你
還曉得這句話嗎？痛恨娘，咬奶子，就爲此故，管教他活刺刺死在地平。眼
你咬死你娘，就是這箇緣故，你全不想生身之母，豈可咬得的嗎？奴才你
這一咬死，你的罪惡更加十等，不惟生受罪，而且死後，難免三途之苦。說
明了我心意，珠淚滴土，霎時間鋼刀响，要斷頭顱，講訴畢，解往法場取斬。
眾人觀看，無不稱快。列位，從這一案看來，可見子孫如何可不教，教子孫
如何可不早也。

士珍醉酒

里民府有一劉士珍自幼聘王賢生之女爲妻上考劉士珍入學整下學酒纔一路接親第二年二月間是他岳丈王賢生壽誕劉士珍叫妻子王氏往家裏去他往學堂去那日他夫妻往岳家拜壽親朋也多士珍飲酒太多了下午要同妻子一路歸家岳父岳母再三留住不肯他岳丈不得已方纔吩咐人轡馬儘他夫妻回家也就未差人送走在路上劉士珍酒已醉極走不得了睡在路上王氏見天色已晚就讓馬與丈夫騎回叫僮工忙牽去接他這也是王氏好意誰知士珍回家就倒在床上睡了一覺睡到第三天酒醒了問妻子還未歸家急忙叫人去岳父家問並未有人士珍着了忙恐怕岳父問他要人他就先在里民府福大老爺臺前具案批准審實劉士珍情理不合俱要責備士珍不得已將實情說出福大老爺就未斷退堂慢慢察訪不題再講王氏在路上等了多時不見牽馬來接起身就走走至三岔路邊一條路走馬家庄一條路走炭洞子王氏就走錯了竟走到炭洞子去了幸得炭洞子無人只有一個老漢照看洞子問道天色已晚你是一婦來此爲甚王氏把實話說出那老兒纔知是王賢生之女劉秀才之妻就送他在何大嫂何二嫂家中歇宿誰知他兩妯娌那晚謀財害命拏酒把王氏灌醉把一身衣服金釵首飾概行脫去用繩索擗死丟在側近一觀音寺邊堰塘內誰知王氏不死浮在塘坎大哭一場宣王氏女坐堰塘自嘆自嘆一想起今日事淚濕衣衫我的夫在夢中到還安便那知道你妻子受盡熬煎自幼兒在娘家享福不淺好一似夜明珠萬選青錢年幼時與劉府結下姻眷到後來身長大方配良緣猶幸得我的夫祖有靈驗年輕輕入了學光大門前去年冬擇吉日同把酒辦方接奴到你家花燭團圓今日裏本是我父親壽誕爲女兒禮當要拜祝一番奴的夫從學堂到此飲宴進屋時對奴說你要回還你說是明日裡要進書院定下午一路回不可遲延就要回在席前就該方便爲甚麼遇

宣講集要 卷十二
朋友貪酒揮拳下了席，催奴回不出分辨。我父母留你歇，勸過幾番，你那時全不想路途遙遠，父無奈叫纏馬一路回還。那知道你酒醉把路難趕，行一里坐一時，不能上前看看的日偏西，天色已晚，因此上奴下馬扶你上鞍。奴叫你急忙回切莫遲慢，叫僱工牽馬來再接奴還。誰知道夫一去不把妻管，直等待太陽落無人來前，想你妻是女流，怕人瞧見，又恐怕遇匪人難把節全，無奈了忙起身前來追趕。又誰知岔路多辨之不全，東一迤西一走山邊立站，見一位老年人站在洞前，他見奴是女流，甚不方便。方上前問姓名，訴其根源，他說道：我這裡難以安便，炭洞子無好人恐惹禍端。這山下何大嫂，娼作伴，我送你在他家歇宿一晚，因此上到何家。只說方便，誰知道落虎口詭計百般。他見我頭戴金身，穿綢緞，因將我酒灌醉，脫去衣衫，一繩索擠頸項。一時氣斷，是首飾合衣服盡行脫完，丟我在堰塘內，無人得見。誰知我不該死，又把陽還浮水面，我只得手攀上坎。黑衣裏受這難，實在可憐，哭一聲我夫君不能相見，皆是你好飲酒惹下禍端。若不然，怎能得妻遭此難，又捱冷又受痛，死在今天耳內裏，又聽得風聲旋轉，想必是催命鬼來至身邊。夫呀，你在陽還須要勤把書唸，莫爲奴望在心，不去高攀，閒無事到我家把父看看。逢節期要望你多化紙錢，夫妻們好一似一刀兩斷，要相會除非是夢裏團圓。這一陣哭得我咽喉氣斷，拭眼淚，又只見燈籠來前，顧不得害羞，恥聲聲叫喊：是何人在路邊，搭救奴還。講王氏正在啼哭，那廟內一老和尚與一小和尚，在人戶做道場，同廟聽得哭聲，近前一看，問其原由。王氏從頭至尾，對那老和尚說明。那老和尚也就發動慈悲，搭救王氏，扶進廟去，便叫兩箇小和尚去投明山隣。誰知小和尚心懷詭計，竟自未去，轉來哄那老和尚說：山鄰明早來看老和尚，信以爲實，就把王氏一人，另自安一小房，關鎖停當，各自避了兩箇小和尚，淫心已動，方來謀死老和尚。王氏聽得有响聲，又像陰風慘

官集要 卷十二
慘又聽得呼喚聲音就在窗眼一看原來兩箇小和尚把那老和尚打死
了正在拏磨子綁在身上丟於堰塘轉來喊王氏開門王氏知道不好必
被和尚姦淫自縊死了小和尚把門打濫進房一看王氏已死兩箇和尚
見事不好把老和尚衣服與王氏穿起又拏老和尚的棺木裝起是夜開
路次早投告山鄰言師已死開奠安葬此事不題再講福大老爺把劉士
珍的案未斷粧箇算八字的先生在側近四處訪察訪至何大嫂何二嫂
家內看見兩婦驚驚慌慌就勸算八字言道命犯五鬼口舌當令急自送
五鬼何二嫂言家無錢只有耳環一對這樣說挪來一看乃是一對金耳
環暗想貧家人戶那有此物心中就打了主意今日把神與他送了金耳
環帶同衙去與王賢生劉秀才當堂看明真假虛實命差人拘何大嫂何
二嫂到案審實又差人去觀音寺辦尸厥親臨驗尸命人撈起乃是箇和
尚叫地鄰認實說是觀音寺老和尚是某日死的已經安葬其中情弊要

兩箇小和尚方知就拏兩箇小和尚來問兩僧不肯招福大老爺打
把地鄰認實說是觀音寺老和尚是某日死的已經安葬其中情弊要
第二天嚴審兩箇小和尚小和尚受刑不過從直招認情由不差申文上
司定罪將何大嫂何二嫂剝皮示眾兩箇和尚馬踏如泥老和尚題爲
人和尚王氏題爲全節義婦由此案看來劉士珍爲貪酒而夫妻折散何
大嫂何二嫂爲貪財而身受慘刑兩箇和尚爲貪色而尸骨不全此皆爲
酒色財三字所害世之爲男婦者可不慎之戒之

將就錯戒嫖

陝西省鳳翔府有一財主名叫林長春論他家業各省都有字號鳳翔府
中不在第一也在第二惜乎子星艱難年近四十始生一子名叫林光前
自幼聘妻李氏且說光前父母初生之時甚是歡喜以爲接後有人朝夕
撫養如得活龍一般怎奈獨子之家愛惜甚厚銀錢聽他使用長到十五

六歲時結交些風流浪子，常在花街柳巷，閒遊戲耍，久來久去，習以為常。長春得知，時加打罵，究難禁止。因想道：父親叫兒，光是打罵，不以為德，反成仇憾。不如託好親朋，暗地警戒，令他羞愧，或可自己改悔。誰知親朋常去勸戒，亦不同心。長春又想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年輕人情竇一開，難以挽回。不如與他收親，又看如何。誰知討了親，仍然一樣。此時長春無奈，只得作篇戒淫歌，貼於中堂，望光前早晚見了，令其自思。一日光前上堂，見壁上有文一篇，不知說的甚麼，遂從頭唸道：宣勸人生須當要立志，正。大。切。不。可。去。貪。淫。越。禮。犯。法。行。得。端。坐。得。正。鬼。神。都。怕。拴。心。猿。與。意。馬。保。重。身。家。學。不。得。柳。下。惠。懷。中。坐。下。也。要。學。曾。子。閉。門。不。納。切。莫。學。愛。風。流。專。好。頑。耍。走。花。街。穿。柳。巷。去。宿。娼。家。你。只。說。去。頑。耍。罪。惡。不。大。那。知。道。一。喪。德。二。把。錢。花。祖。宗。們。好。福。澤。被。他。消。化。任。你。是。財。百。萬。難。保。傾。家。你。不。信。那。娼。婦。利。害。甚。大。且。聽。我。把。情。節。細。說。根。芽。每。日。裏。巧。梳。粧。門。前。坐。下。擺。一。箇。迷。魂。陣。弄。錢。方。法。倘。若。是。富。公。子。要。去。貪。耍。正。中。了。他。圈。套。難。保。心。花。進。院。去。他。就。把。瘡。子。來。耍。惹。得。那。猪。腦。壳。耳。朵。幾。搭。纔。坐。倒。還。未。曾。開。言。答。話。就。要。你。取。錢。去。包。菸。打。茶。那。公。子。在。腰。中。就。摸。一。把。他。心。想。要。脫。白。方。算。耍。家。那。娼。婦。他。見。你。勿。對。得。下。就。說。是。天。賜。的。財。神。菩。薩。假。意。兒。說。幾。句。知。心。的。話。一。心。心。打。動。你。常。把。心。花。他。說。道。從。今。後。客。不。接。罷。願。與。你。同。偕。老。終。身。結。髮。公。子。見。這。情。景。只。說。不。假。自。必。然。拏。銀。錢。與。他。安。家。安。了。家。你。只。想。獨。自。占。下。那。知。道。婦。人。家。水。性。楊。花。送。舊。客。迎。新。即。不。知。多。寡。背。了。你。還。與。人。一。樣。嘖。嘖。你。若。是。聽。風。聲。將。他。來。罵。那。娼。婦。不。認。人。惡。言。對。答。想。當。初。你。來。時。酒。肉。還。罷。到。如。今。把。老。娘。餓。得。眼。花。誰。像。你。打。乾。纏。只。圖。好。耍。比。不。倒。他。富。貴。肯。把。錢。拏。這。過。場。教。吃。醋。皆。是。虛。假。只。激。得。那。怪。子。心。頭。火。發。為。甚。麼。這。甌。子。他。來。端。下。他。不。該。穿。眼。睛。把。我。欺。押。若。要。我。不。行。走。除。非。死。罷。難。道。說。他。有。錢。我。無。錢。花。賣。家。業。當。土。

地都要來要男兒漢大丈夫豈肯讓他因此上賣田地把家丟下願與他
湊使用來鬪一法那娼婦見有錢又說好話爲甚麼惹了氣不念奴家想
從前我並非來把你罵不過是指葫蘆去罵冬瓜曾不記你來時記的有
話一心心願與你終身結髮縱然是搞窮了一路叫化我豈肯負良心罪
皆天殺那知道這些話一概是假那倥子當了真不想回家全不顧你有
錢恩愛不假倘若錢搞完方受榭確一見你做過腳親把臉駙你必定
將情理一二問他我爲你花的錢千百餘掛到如今搞窮了就不認咱那
娼婦聽此言開口便罵好色鬼背了時怨得誰家想當初只說你家業還
大又誰知有其名盡是虛花我勸你沒有錢早些去罷從今後這步門不
准你踏倘若再要去尋他呖罵他反說收了手不把心花那時節方知
悔船把灘下真果是識得秤薑己不辣一受窮二受氣架子都垮無錢用
借不動沒有方法心想去把人幫無人出價他見你肩不挑手不能擎放
下臉去討口沿門叫化又見你自作孽無人打發有一日害了病巖洞睡
下氣炎炎兩腳伸命染黃沙在陽間只落得萬人叫罵到陰間抱銅柱更
受刑罰這就是要兒郎下落的話若不信在世上漫漫訪察縱然是家業大
任你會耍也難保敗家子把你效法也有的受惡毒大瘡生下吃涼藥害
妻子無有生發也有的妻不成賣弄妖冶背了你與外人日夜貪花非是
你家庭內少了教化真真中有循環報應不差君不見那宋江白樓造下
到後來殺顏婆所爲那搭又不見魏央生嫖盡天下到後來妻與妹又當
娼家我勸你耍兒郎早改心罷古今來有榜樣仔細加察講光前噫罷將
頭兩羅就走了長春見兒不信因想道我四十歲纔有此子原望他承宗
接嗣如今淫慾過度必中惡毒一旦喪命豈不斷了我的後代卽或性命
可保我萬貫家財也不够他用事到如今出乎無奈不免將錯就錯於是
收拾行李命光前同到四川收賬光前心中久欲出外今聞要到四川去

滿心歡喜遂一路出門一日至重慶府住下光前每日到院房閒遊時一院有一妓女名叫花鈴光前遊到此處也不同店房長春得知命人送些銀錢去用到了二月二人難以割捨長春親到院中要光前一同湖廣收帳回轉時又來要問花鈴要那些貨物一併買來遂命光前開禮單花鈴聽說有此好事開出細料衣服大小三十八件玉耳環一付銀花六對玉鐲五對以及些小貨物共開一單論價要值百多銀兩父子告別而去同至湖廣住了幾月將貨物辦齊一共裝了四皮箱回至重慶住下長春叫光前將橫身衣服脫了穿上一件破爛布衫命他進院住札及光前走進院房去花鈴見他穿得襤褸便辱罵一頓光前說你莫見我穿得醜你前日所要的貨物都買來了花鈴道把你這箇窮鬼還要來哄我快出去莫把我醜倒了遂命人將光前趕出外來長春問道兒何又出來了光前說他不認我長春道把衣服換了同我一路去於是命人將四皮箱貨物抬進院去對花鈴說道你前日所要的貨如今件件辦來遂一一點與花鈴看過花鈴見了甚喜忙賠小心長春言道我兒前頭在此也花了些銀錢如今故意打扮進來試你的心思你就將他趕出院去真是龜子無情孩子無義這些貨物你也消受不起遂當着花鈴將三十八件衣服用火焚化玉石之類一併打碎花鈴忙上前去搶長春那裏准他焚化畢父子出院去了此時花鈴想道到手的財都難消受該是我們當娼之罪遂進房自縊而死又說長春父子原路回家將要進屋時又叫光前將衣服脫了仍穿破布衫長春道你進屋去你妻若問你便說路遇強人打劫光前走進屋去李氏一見問道夫君如何這般樣子光前道路遇強人打搶討口而回李氏聽說討口扯着丈夫大哭起來宣聽一言不由我泪流難住悔不該勸夫君去把門出想從前在家中何等歡娛銀錢廣任隨你享盡萬福有綾羅與緞疋從未沾布吃的是山海味頓頓魚肉做丸藥泡酒藥脾土

常補怕的是有虧損疾病惹出，又誰知你在外這般受苦，討一碗吃一碗，受盡勞碌，身披的粗布衣，前巴後補，腳踏的半節鞋，後根露出，夫哪管甚的，在路途自不省悟，自古道早看天未晚投宿，苦了你受寒冷，怎挨得住，苦了你遭饑餓，橫身無肉，叫了環下廚房，忙把飯煮，燒盆水來洗澡，好換衣服，講光前見妻子，哭得傷慘，想起前日，趕出院房，那般情形，不覺蹬足捶胸痛哭起來，正是紅日照開天邊霧，迅雷提醒夢中人，宣見賢妻這般樣，自愧無路，悔不該在當初做事糊塗，只說是野花香，終身相顧，每日裡在花街不思回屋裏的父，常懲戒費盡辛苦，帶出門江湖上看破世俗，今方知最狠毒莫如娼婦，沒得錢不認人情義，全無怎比得自己妻生死相顧，一見了受凍餓痛，如心腹，看起來人在世，要走正路，轉面來對賢妻實實說，說出我非是遇強人搶去銀數，假意兒來試你心思，何如今日裏一見你哭得傷楚，不由我好嫖人，珠淚滾出，從今後再不走那條邪路，願在家孝

淫逆報

道光丁未年，雲南省所屬縣分，城內出一公案，說來甚是稀奇，此人姓吳名志遠，販買營生，娶妻李氏，頗有幾分姿色，趁他丈夫貿易在外，他每日打扮假看戲觀燈，燒香趕會，恬然不知羞愧，有一姓王的是城內人，父母已死，家頗富足，但素來好嫖，因見吳志遠之妻李氏，欲觀其夫，尚未在家。

就多方勾引遂與他往來不絕不料有箇余貴是箇痞徒無聊的人就要想拏他的姦以好搵索銀錢誰知他往來機密許久拏他不倒只得私下請王某吃茶與他借錢王某不肯余貴說你的事怕我不明白我好好與你借錢你是不肯的明朝一日總要你認得我未幾吳志遠回家余貴就將他妻李氏與王某如此詳細說了一遍志遠聽得此言激得滿面通紅余兄呀你話說有因這箇賤婦竟至如此爲人難怪我回來時一身穿戴與我在家大不相同這李氏與王某通姦明明背我眼睛余兄你且替我瞧著我今向妻說道我要出外做生意卻在宅近藏著你若見王某進了我屋速來報我我自道理斷不容他余貴應諾而去志遠回家向妻言道我仍要出外貿易你在家中好生經理家務李氏說道爲妻曉得儘管放心寬些次早他就身藏利刀收拾起程王某聽得志遠又出了門一竟走到李氏家中只說無人防他誰知余貴早已窺定卽速報與志遠得知

志遠急急轉回家來叫妻子開門不料那志遠剛纔進門王某就把李氏一掌竟將志遠一併打倒他一轉就出去了及志遠扒起來一刀揮去把他妻子殺死竟不見有甚麼人在心中暗想拏姦要拏雙我獨殺妻子一人無有姦夫如何是好急忙無措想了一計就將報信余貴哄進屋來突然殺了割下兩頭鳴衆報官去了再說王某將李氏與志遠掀倒跑出門來又恐志遠趕出難逃性命只見那對門家一座房子舖門未關一闖而入內面無人就近一小房內床腳下躲倒等黑了的時侯伺便出去誰知這家男子名叫陳心齋與妻張氏進到房來隨手將門緊閉卽便安宿心齋此時尚未睡着夫妻閒談提起對門吳姓雙人頭事心齋說吳某之妻與王某通姦人人都曉得不料余貴也在往來余貴今日被殺王某竟自獨生實在便益了他其妻說道如今婦人做事極其機密倘或本夫回來不是把姦夫從後門放出就是把姦夫藏在床腳下所以不犯的多心齋

說道他藏在床脚下，不怕捱刀。他夫婦這一陣言語，把床下王某說得毛骨悚然，不覺條條打戰。是那挨着的東西也就絆响了。心齋在床聽得他床脚有响聲，急忙下床，點亮一看，乃是一人，就疑乎是他妻相與的人。取刀連戳了數下，復順手一刀，將妻砍死。及將床下人扯出，已經死了。細看乃是王某，只得截下兩頭，鳴眾報官。這縣太爺想道：這就奇了。爲甚一條街對門對戶，不上兩三時辰，就出兩箇雙人頭的案來呢？只得要去相驗。看兩家都是在房內殺的，姦情是實，就吩咐同衙幾家屍親都依話說。只有張氏之父，他說我女兒爲人端正，並無姦情。於中必有冤枉。望太爺詳審官，即吩咐拿一大木盆，貯水於中，將四箇人頭放在水中，只見吳李氏之頭與王某之頭挨攏去，而張氏之頭與余貴之頭各掉一邊。官越驚疑，說道：吳李氏與余貴通姦殺斃，理應兩頭相挨，爲甚李氏之頭不與余貴相挨，反與王某相挨？其中必有緣故。叫吳志遠你從實說來。志遠不肯實

說。太爺吩咐動大刑，志遠只得將他實情說出。那官豁然醒悟，知道王某走在對門躲藏，被殺是實。又將陳心齋問了一遍。心齋方說出他歸來如何進屋，如何與妻閒談，又如何殺王某，殺他自己妻子一番的言語。那陳張氏之父聽得他女無辜被殺，要太爺重辦女婿陳心齋之罪。那心齋之母不服，急忙跪在堂下，哭哭啼啼。稟官道：宣太爺在上，容詳稟細聽民婦說根情。不幸丈夫早喪，命丟下我兒年輕人，幼與張姓把親定。自從那日接進門，只望媳婦來孝順，誰知性傲，意壞。人民婦見得這光景，輕言細語說幾聲是我媳婦當教訓，難道儘他不成人？不料發了他潑性，嚷罵不休。話難聞，那管街方人談論，只要他嘴說得贏，行凶回數多得很。民婦一一記在心。某回爲吃肉一頓，不准我嘗，鬧紛紛。某回縫襖爲身，冷罵我好穿。老妖精，更有一回太過分，不煮茶飯，他胡行。我兒把他來責罵，他就冒火到我身，將頭撞我不要命。民婦一昏跌在塵，扒起來時自思忖：這等惡婦

難容情殺明街方合約正，要將惡婦送公庭。眾人商量來排解，叫他父親來擔承。他父一到，卽承認親寫認約交我存。現有約據及見証，然何說他是好人。親家張母休妄稟自家女兒自思等。雖然爲人他潔淨，忤逆之人禍必臨。明明是他遭報應，脫了官法受刀刑。你要我兒填他命，縱死黃泉不甘心。青天太爺如明鏡，伏乞施恩細察情。講太爺聽罷說道：張某你女如此忤逆，理應送官究治。你雖替他求情，出約承認，奈天理難容。暗加誅戮，借刀殺他，以彰惡報。看來你女婿亦無大罪，自有本縣定奪。但余貴與吳李氏無姦，也被志遠殺死，豈無緣故。遂叫余貴之父上前罵道：余某你兒在外遊蕩，搬弄是非，以致身家莫保。你爲父親，爲甚平日不加嚴管束。呢余某聽得官責備於他，不覺兩眼流淚，稟道：宣大老爺請息怒。容民細訴，提起我這奴才令人厭惡，情着他骨頭硬氣力長足，不聽說不聽教，不由吩咐若把他罵兩句惡言抵觸，朝日裏他在外講嫖賭，將銀錢用盡了，總不落屋。那管我在家中辛辛苦苦，那管我在家中熬藥煮粥，可憐我六十歲無有靠處，可憐我有兒子甚如孤獨。這逆子也把我惹得够數。我早願天老爺把他誅戮。今日裏被人殺，豈是無故。這都是天老爺明明報復他死了我心。甘風俗鎮住，大老爺不必要將他憐護。講太爺聽明這些來歷，知道逆子逆婦，暗遣報應。吩咐雨下將屍安埋，以後將吳志遠定成徒罪三年，陳心齋定徒罪一年。至今遠近傳聞，皆嘆淫惡不孝，絲毫有報云。

獨腳板

道光某年四月內，德陽縣審得一案，地名犁樹灣。一人名叫張榮山，娶妻吳氏。榮山爲人樸實，常在外貿易。吳氏年輕，在家不守貞節，與側近張牛兒通姦。一日榮山掙銀回家，吳氏與牛兒商議要做長久夫妻。那一夜榮山睡迷，吳氏將他殺死，屍首砍爛熬湯，正砍時一腳落地，被狗腳去。吳氏

也不介意將湯熬成，傾在東池，真是人鬼不知不遠。有箇胡監生，家業富豪，爲人吝嗇，平日一善不爲，分文未捨。正是勸他作福，又無錢。禍到臨危，有萬千是年，人口不順，一家盡染寒症，服藥不效。一日街上來些濫友，說川東來箇降童的師人，何不請來降童？胡監生就請師來家，那童降起，走至正屋後，挖出腳板一隻，色尙新鮮。胡監生見是人腳，私拏埋了。因此他家病疾不日而愈，又說那些濫友見他家的病是降童好的，如今謝字俱無，就將人腳板的事報與德陽縣太爺，將胡監生父子捉去審問，全不招認。因此常常拷打，受盡百般苦楚。胡監生無奈，在監內每夜焚香告天，口叫冤枉。一夜夢見神說道：你每夜焚香告天，說那人家冤枉於你，不想你家富豪一善不爲，只圖積錢，不知錢要積，亦要散。你只知積，不知散，上天惱怒，降此禍事到家，使你家業用完，方能脫身。胡監生問道：殺人是誰？神推監生一掌，醒來只是啼哭，口裏怨自己錯了，又說太爺想道：胡監生全不招認此案，何以得了？因叫禁子前來問他：那監生在監如何說法？禁子回稟：他每夜焚香告天，獨昨晚怨自己錯了，不知何故。太爺又提出問：贖大犯生自己失悔，然何此案不招？監生跪在法堂上，哭啼訴道：宣尊聲太爺，休着氣，細聽犯生訴端的。好好從直招來，本縣與你原情，招此橫事，有道，理自恨當年悔不及，如今悔也枉然了。嗎事到如今，不得已說出，方纔把禍息。你要招，總得斷案。自從人把冤帖遞，牽連在案，好悽悽。本縣審的有憑有証，任是有口難分洗，刑法受盡要命訖，非是打你，全不招認呢。不知此事從何起。太爺呀，叫我怎樣叙來。歷銀錢，花了三千幾。父子監內暗悲，啼用銀錢，自你自己討得的。每夜焚香把冤洗，訴告天神與地祇。對天訴冤，報應不爽。起心動念，神靈喻。昨夜一夢甚稀奇，甚麼夢呢？罵我有錢，只顧已，全不施捨，把善積。哦，你纔是箇自了漢。因降禍事到家裏，家業盡敗，纔安逸。你在棚說，本縣在問你的人命，因問人命從何起。一掌推醒兩分。

離太爺呀，千錯萬錯是我錯，自憾有錢不周急，看來橫事有道理。禍到頭來，悔不及，伏望青天施惻隱，早救犯生出污泥。講監生哭訴一番，太爺見他情真，也不追究，發一張通關票，銀子五十兩，命兩箇差人，四下訪察。這兩箇差人，一箇叫劉吉，只有父親在；一箇叫蔣才，只有母親在。二人自五月出外，逢州過縣，訪至年邊，並無下落，只得回縣繳票。太爺見案未獲，將二差各打四十，又發銀子五十兩，卽日出城。案若不獲，不准回縣。劉吉叫道：「駭計這案怎樣得獲？我想於今川省宣講。」

聖諭

勸人盡孝，想我父六十多了，你母也有六十，不免將銀子分了，各挈回家奉親。我們出門打蓮花開，唱勸世文一則，討得些錢，可以度日。二則勸化些人，以達上天。或者此案得獲，因此二人回家，辭別父母出門。一日走在本縣鄉場茶館吃茶，見得兩箇老漢上席吃茶。一箇說：「我們側近那張牛兒與張吳氏通姦，日後犯了，鄰近都要拖累。一箇說：「休管他的，劉吉聽得。」

就問道：「尊年高姓？」老漢道：「姓何，劉吉道：「時纔說張吳氏在那住？」叫甚名字？」何老漢見是差人，他也不說，就去了。劉吉蔣才道：「可惜這箇好事，我們日日下鄉走一家門，首唱了一遍，未見得此財喜，可惜！可惜！及第二日，走一門首，正唱之間，只見一人出來，此人就是何老漢。因問道：「你們都曉得唱勸世文，有勸孝的，沒得？」劉吉說：「有。」老漢道：「我有兄弟，全不孝母親，你把他勸轉。我搗升米與你。」劉吉道：「你叫他出來。」老漢把兄弟喊出，劉吉二人唱道：「宣父母恩德如天大，人子何不自打划。是從懷胎到婚嫁，父母恩育難報。答一月懷胎心稍下，二月懷胎腳手焮，三月茶飯難吞下，四月頭昏眼又花，五月形骸都變化，六月腹內長頭髮，七月娘瘦如刀割，八月不敢走人家，九月行動耽心大，十月臨盆好悽煞。一陣痛來自害怕，二陣痛來淚灑沙。一見孩兒把地下，父母忘憂笑腹腹。自兒刻刻把心望，撫養未敢忘却他。一歲帶在娘家耍，二歲就在地下扒，三歲漸漸說得話，四歲放潑多。」

哪五歲與兒結婚，六歲提防出痘，七歲讀書送學，下八歲習禮學問。答九歲十歲，息心大，十一二歲恐有差，十三四歲身長大，十五六歲防心。花十七八歲忙婚嫁，看看父母白了髮，未接親時孝還罷，接親忘了二爹。媽夜下捫心細索想，報答心腸在那塔，勸君早把帳還下，富貴重重享榮華。講那人聽了一番，不覺良心發現，因說道：「這樣想來，當初錯了，已後再不孝親，天神鑒察，說罷進屋去了。」何老漢見弟同心，對劉吉道：「相煩你勸待我，攜升米來。」劉吉說：「不要米，但問昨日街上說姪姦嬌娘，叫甚名字？」老漢道：「說來你莫亂言，此人名叫張牛兒，就在下首梨子園內，今在那裏。」劉吉叫道：「夥計，此去唱戒淫文，好窺他的動靜。」二人走至門前，見一少年坐在門上，劉吉忙唱道：「宣孽海茫茫深無底，勸人莫爲色所迷，雖是美色人，人喜上有皇天不可欺，如今世人不明理，登山浮舟使心機，士子好色詩書棄，終身不能步雲梯，農夫好色賣穀米，庄稼上坎就受饑，工匠好色施巧計，喪盡天良把心欺，商賈好色難求利，任你算耗淘力富者好色家，業棄貴者好色失朝衣，貧者好色窮到底，賤者好色不發跡，報應原是循環理，天道默默有轉移，也有犯姦把命棄，也有中毒染病疾，也有兒女當娼妓，也有兒媳去還席，也有兒孫不爭氣，也有無嗣絕後裔，不信但把古人比，誰箇好色得清吉，安國好色姦鄰女，金榜除脫名第一，陳生好色多巧計，暗做雷公著花衣，劉大好色曾販米，數日落頭好慘惶，勤正好色遠逃避，免與相纏不分離，看來美色如刀利，殺人不見血，染衣奉勸世人早回避，禍到臨頭悔不及，何不將人來比，已誰箇沒得姐妹妻，早出迷途回心意，自然福壽滿門楣。」講那一少年聽了此文，道：「唱到唱得好，那些古人你講不講得？」劉吉道：「講得第一箇是士子，名叫張安國，入學後姦一處女，父母知將女打死，安國後下鄉場，主考見他文章好，要中解元，忽空中有一人說：『那有好淫人中解元，主考忽昏迷，即醒看時，其卷已碎，發榜後告』」

宣讀集要 卷十二 三七
於安國回家三日而死第二箇是農夫名叫陳生家業頗富乃是單生人欲姦鄰婦不從一日天下雨打雷陳生身穿花衣裝做雷神入於鄰家打死親夫鄰婦不知其情後陳生請媒娶爲己妻一日開箱見花衣問何用陳生遂道其故後婦把衣告官陳生立斬家業盡歸於婦第三箇是商賈名叫劉大山東天乾劉大販米去賣婦女受饑劉大淫人婦女每次給米一升淫者無數後回家見長髮黑面人手執一牌上寫立斬犯人三日後頭落而死第四箇是工匠名叫王勤正與一婦通姦心想私逃恐親友追趕後婦用計私將夫治死勤正聞言大驚欲要私逃江山縣去做手藝方離七里途入店中吃飯店主打兩碗飯勤正問其故店主言你側身披髮一人也要吃飯勤正知冤鬼立身自投縣男婦正法少年聽得這些報應正中心機因說道我平生好淫全無報應我不信那些劉吉道莫謂無報日子未到既然不信可發幾文錢少年言錢到有尙未鑄劉吉也就去了

是夜二更後二人走至橋邊腳踏竹竿一响聽得婦人言道你不必駭我有人替你受罪就是了。我明日與你做道場。二差不明白喊叫開門少年把門開了劉吉取鍊子來駭他。以好弄錢。少年說。學來自己套犯了事。各人明白。劉吉也不知情。因假意說道。你到從直招來。少年將通姦之事。謀死親夫。叔父。狗。獨脚。情由說了一遍。劉吉二人纔知案辦獲了。送至縣中。太爺問辦獲根由。言道盡孝。唱勸世文的感應。太爺賞劉吉一名蔣才二名賞錢四十十文。張牛兒與吳氏對面剝皮。纔將胡監生放回家。業至此。一掃盡空。從此看來。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世人何不急早盡孝。除去淫惡。好行施濟。以免慘刑。而得善報。豈不美哉。

雙人頭

從來萬惡淫爲首故

文帝有過愆文

呂祖有戒淫詞。他如先正諸格言。不可勝紀。其所以誦

誚致誠者，蓋惟淫惡易犯，亦惟淫報最速。受報至慘，任爾百計經營，千方引誘，總難逃神明之誅。雖有聰明何益也。今我說一犯淫的奇案，以訂之道光二十七年，瀘州出一新案。此人姓王，係是木匠，娶妻孫氏，弟王二年，十八尚未娶，在家種田。是年六月初三，係岳父五十壽辰，到初二，其妻見夫未歸，先收拾回娘家去了。王二一人，在家照屋，到下午，忽然陰雲四合，大雨如注。倏見一年少婦人，走進屋來。王二認是姨姨妹李譚氏，云同娘家去，忽逢大雨，來此投宿。問姨嫂何往，答曰：「娘家拜壽去了，房是空的。」賢妹在此寬宿，無妨。遂去辦夜飯，款待。上酒時，隔壁槽房酒匠某來，邀王二去消夜。王二將晚飯擺在棹上，請姨妹自用。我去消了夜來，遂走至槽房。酒匠曰：「適纔買了些鱸魚在此，一人冷淡，邀你同飲一杯。」於是提壺酌酒，笑問道：「你做得好事，也不怕你哥嫂知道？」王二驚問何事，酒匠笑曰：「你還假粧不知，你弄箇美貌婦人在家，做甚麼，好好與我抽箇頭。」王二曰：「呀，那

是我的姨姨妹，因遇雨來借宿的，休得亂說。」酒匠忙陪笑曰：「我本不知，切莫見怪。」遂將王二左一杯，右一杯，灌得醉如泥土。一步一跌，回家爬土樓去睡了。那酒匠挨至夜深，懷一尖刀來至他家，見大門未關，心中大喜，來至房門，用刀撥門。門那李譚氏年青膽小，原未睡着，聽得撥門聲，只嚇得魂不附體，又怕喊叫得披衣下床，在門背後藏着。不多時，門撥開了，那酒匠走進來，直到床上去了。這李譚氏輕輕走出見右邊一灰屋，忙走進去，鑽在灰堆裏，只留頭面在外，用撮箕蓋着。再說酒匠在床上一摸，不見人，滿屋摸索，俱不見。遂出大門一望，見左邊茄田內有婦人在，心想必是遂上前將那婦人抱至床上，淫蕩一陣。方問姓名，婦人總不言語。二人遂相抱昏昏睡去了。此且不表。再說那王木匠在十里外人家做棹，橙消夜時，方想起岳父壽辰，忙辭主人，打一火把，插開山斧於腰，以防身。一路行至家，見門大開，大吃一驚，以為被賊來至床，用火一照，見男鞋一雙在榻板

上駭然卽揭開帳子一照見男女二人赤身相抱而卧勃然發怒心想兄弟與妻通姦這還了得點起燈取下開山斧連砍幾下只見鮮血直冒怒氣不息心想我岳父教女不嚴敗壞門風如今將這兩箇人頭去羞辱於他於是用提籃裝着一氣跑至岳家天色漸明大呼開門他岳父聽是女婿聲音忙開了門笑道王大哥來得這樣早又見提一竹籃鮮血模糊想定是一方大肥肉又笑道怎樣又花費銀錢送此大禮王木匠答道特意與你老人家送禮來的那孫老用手接過去覺有些震手遂揭開袱子一看見是兩箇人腦壳嚇得橫身打戰言道王大哥你這兩箇大禮我本不敢當你在那裏殺了人拏來移禍於我到要說箇明白那王木匠說道你聽我道來王木匠站門前怒氣悻悻罵一聲老奴才細聽分明咬我今天絕起來王大哥你說就說你爲何罵我還罵不得我哩虧得你叫女兒門風不正背倒我與小叔暗地調情孫老想道我女兒未必果有此事

遂問道王大哥你還是聽人說還是親眼看見的昨夜晚回家來三更已近見大門尙未闔大吃一驚想必有盜賊來行竊到卧房門也開我心不定拏火照見男鞋榻上放存孫老道這大半都是那強盜見你房中無人借床睡一覺這也無嫌王木匠道你到說無嫌我卻吃不住揭床帳搖火把上前照認見一男並一女兩箇光身他二人手抱腰同睡一枕急得我那火炎冒出頂門這真稀奇是那裏來這兩箇不要臉的你便又如何處治法在腰間取開山砍下頭頸一口氣跑到此天色方明呢呀你怎麼殺了人送在我這裏來了哦今日裏是壽辰愧無禮送特送你雙人頭二喜臨門咳呀多謝多謝面辭面辭可憐我幾箇錢勤扒苦掙那知道娶一箇娼婦進門呀快些莫亂說這總冤枉你今日要合理我方依允若不然定與你把命來拚呀今日是我的生辰只要你這些好話就有了王木匠說話完怒氣悻悻那孫老一聞言冷笑連聲講那孫老問道王大哥你今早

晨到底是闖了鬼哩或者是吃了早酒在此打糊說吵了這一陣我女兒
昨午時就回來了那還有箇女兒在你家裏王木匠道我卻不信孫老道
你不信我去叫來看少時他妻子走出來他一見大驚道完了完了果
然他在此處我昨夜殺的卻是何人他妻忙問其故王木匠將昨夜之事
說了一遍他妻埋怨道你好糊塗我若要做那宗事豈有開門睡的道理
你也點箇燈看清白人再殺不遲你還不快些回去打點少時天一亮看
你提起人腦壳怎樣走法那王木匠聞聽妻言越發慌張提起竹籃就回
身飛跑了且放下不表再說那王二到大天亮醒來起身下樓只說妹妹
在睡又見房門大開呼之不應心想未必走了於是走進房見榻板上有
男人鞋一雙心甚疑之忙揭開帳子一望見白森森的兩箇光身子睡在
一堆都殺脫了腦壳那王二嚇得噁呀一聲跌在地下爬起來蹬腳道這
這這如何得了忙跑去報信與他姨媽知道他姨媽聞言大哭同王二來
至他家撫尸痛哭有哀詞一段直只見兒死放悲聲嚇弔三魂少二魂兒
在此間廢了命爲娘一毫不知情自幼撫你苦受盡方將我兒引成人去
歲李家來接聘纔將我兒接出門既要回家須通信夫馬接兒返家庭爲
甚獨自一人迤來在此間把命傾不明不白丟了命叫娘何處把冤伸要
說強姦傷兒命爲何一齊喪了生要說同心把頸刎爲甚麼頭首又無存
睡着兩箇光頸頸無頭無尾害死人這陣哭得咽喉哽忽見表姪轉家門
講卻說那王木匠慌慌張張迤回家來耳聽房中是他姨媽在哭女兒心
中大駭不解其故忙走進房來見姨媽在撫尸大哭忽見王二立在旁邊
直駭得魂飛魄散怎麼他也還在我殺的這男子又是何人呢也不覺捶
胸蹬足大放悲聲這一哭方驚醒那灰屋內面的李譚氏他因怕賊來玷
污伏在灰內一夜未曾合眼直到天將明方昏昏睡去此時驚醒聽得哭
聲大震活像母親的聲音連忙躡出走至房內王二見他頭髮亂散滿身

自來只說是妹妹來顯魂驚喊道快些打鬼他表妹哭道我不是鬼兄莫錯認了遂將昨夜之事細說一遍於是母女抱頭大哭只有那王木匠驚訝道完了完了如今表妹也在那床上睡的婦人到底是誰是時一村男女齊集來看都說是奇事眾人方驚愕間忽聽隔壁槽房的主人在吵說酒匠不見了眾人便說希奇難道這方出了拐子不成於中有一位老成人說到你們莫吵我自自道理叫木匠將人頭拏來又命王二取一盆水至將人頭放在盆中把血洗去一看正是酒匠又看那婦人有認得者云是場側閑漢某人之妻素不正經但他爲何來在此地與酒匠通姦那王二想了一想說道我明白了那淫婦是箇好吃懶做的前一回他見娘子不在家悄悄來偷蘿蔔我拜年回來撞着辱罵他一陣去了我先看茄田內有一提籃恰是他的這樣看來怪得酒匠昨夜請我吃酒再三勸醉我他是有心大約他撥開門進房欲姦淫妹妹被妹妹躲過去了他摸不見人出門外等我恰遇着淫婦來偷茄子他誤以爲妹妹挪至房中苟合遂睡着了適被兄長回來瞧見誤以爲嫂叔通姦一刀殺了各位詳猜是也不是眾人齊道有理詳得不錯一同連名稟上州尊官斷批酒匠與那婦人貪色無忌惡貫滿盈且穢人臥房合遭殺身之報槽房主人領酒匠尸首安葬將那淫婦之夫杖八十責其縱妻行淫領尸安埋又將王二杖二十責其好酒貪飲守防不嚴幾至釀禍王木匠李譚氏各賞錢十千文一喜其鋤惡一嘉其堅貞斷畢人人稱其賞罰公平由此觀之可見淫之一事天怒神噴受報甚速得禍最慘惟清心寡慾識透色空二字自然無愆尤之集而獲免孽禍之報世之人何不早戒之

焦氏殉節

本朝甯國府宣城縣黃池鎮有一陸生名鑑銘自幼天性聰敏有過目成誦之才讀書上進一十八歲入府學論他人品氣質本非池中之魚若

肯奮志功名會進士點翰林不難娶一焦氏妻子亦是宦家之女幼讀書詩詞歌賦俱以精通男女貌可謂得室家之樂矣奈陸生進學以後懶習詩書專務賭博父戒之不從惡氣成病一命歸陰單留母氏在堂弟兄雖有二人見他濫賭浪費竟各自分居去了不上數年財產輸盡囊中空乏意欲賣妻翻稍那焦氏本是貞節之婦苦勸不從見夫主意已定約定次日取親焦氏只生一子戀戀難捨又恐失了節操千古罵名左思右想舍生事小失節事大直待夜靜三更待兒睡穩沐浴焚香禱告天地訴告哭曰宣焦氏女手焚香跪下平川止不住傷心泪濕透衣衫一叩首酬天地覆載恩典二叩首報父母生養周全三叩首謝祖宗水土恆產四叩首謝師尊教誨詩篇這一陣不由奴肝腸裂斷夜更深對神天泣訴一番奴自幼在閨門曾讀書卷也知道女子德節孝當先自古道千世修同船共渡萬世修方纔得共枕同眠奴生在娘家時命非下賤蒙爺娘恩養成擇配良緣陸郎夫你本是志氣之漢十九歲入贅門身穿袴衫妻只望苦發憤鰲頭獨占異日後登黃甲必做高官爲妻子隨夫貴何等體面在人前稱夫人頭戴鳳冠爲甚的進了學詩書懶看每日裏一心心只把酒貪將家業輸乾淨奴常解勸萬不想把妻身賣了銀錢不奉親不養子拏去翻片全不念結髮恩良心昧完奴本是貞節女白圭無玷豈效那無恥輩柳敗花殘好良馬無雙鞍人皆稱羨節烈女又豈可兩配夫男夫和妻同偕老誰箇不願老彭祖八百歲還望壽添奴豈肯把生死看得輕賤生可欲死可惡二者難兼舍了生全了節有何埋怨也是奴前未修該受顛連捨不得白髮母無人奉養捨不得六歲兒心如箭穿見呀在夢中你怎知娘的磨難母子們要分離就在眼前娘這裏對蒼天把兒囑贊莫啼哭莫性傲更莫負頑立志氣苦讀書書香莫斷見呀娘願你步雲梯克蓋前愆光宗祖換門庭身榮貴顯娘死在九泉下魂也安然陸郎夫這時候未見回

轉不知你今夜裏身在那邊，到明日同伴鳥鴛鴦折散，歸家來無妻奉自
受孤單。鐵石人見此情心也傷慘。夫呀，難道說夫妻情你就心甘非是奴
死非命自尋短見，只爲你把奴嫁昧了心田。妻死後望神靈多多憫念，點
佑他把性情慨行改遷，菽養親書教子把賭戒免。敦品行存天理不愧衣
冠，奴好比盡忠貞死以尸諫，要相會除非是夢裏團圓。講焦氏痛哭一陣
回心一想，我平白死了，無人知覺，豈不埋滅一世。於是打開文房四寶，眼
含珠淚，燈下題七言絕句詩十首，以表寸衷。詩曰：一風雨淒淒淚倍傷，
鶉衣不耐五更涼。揮毫欲寫衷情事，提起心頭更斷腸。二風吹庭竹舞暄
嘩，百疇息愁只自嗟。燈火不知人永絕，今宵猶結一枝花。三獨坐茅簷積
恨多，生平莫奈命如何。世間無數裙釵女，偏我微軀受折磨。四人生薄命
是紅顏，我不紅顏命轉艱。留下青絲巾一幅，請郎觀看泪痕斑。五是誰設
此迷魂陣，籠絡兒夫暮復朝。身倦囊空歸臥後，枕邊猶聽夢呼么。六香焚
寶鼎告蒼天，點佑兒夫性早遷。菽水奉親書教子，妾歸泉下亦安然。七生
死誰知在後先，人生百歲總歸泉。寄語堂上須珍重，切莫悲號損大年。八
調和琴瑟永相違，妾命如絲旦夕飛。猶有一件難忍事，牀頭稚子守孤幃。
九暗掩柴扉血淚揮，妾今視死已如歸。可憐樑上呢喃燕，來日窗前獨自
飛。十爲人誰不樂餘生，我樂餘生恐損貞。今日遼陽化鶴去，他年冥府叙
離情。講焦氏將詩作成稿，藏懷中投環自縊。天明小兒啼哭，驚動四鄰，得
知相看焦氏自縊，私相議論，必是陸生爲賭歸家，妻子苦勸不服，毒打受
傷，息氣不過，懸樑自盡。不如及早出首，一則替焦氏鳴冤，二則以好脫鄰
人的干係。於是同往宣城縣稟官，太爺下厰相驗，見得懷中詩稿，方知陸
生好賭財盡，賣妻翻稍，焦氏節烈之女，以死全貞。當時大老爺大罵陸生，
這等才女無福消受，將衣頂扣除，重責八十，押回縣去填了口供，丟在下
房，將事詳申上司奏。

聖主

御賜旌表有詩讚曰：宣末親人面爲夫亡，豈等尋常女子芳。白髮尙難持晚節，紅顏豈肯棄春光。魂歸天上乾坤老，名在人間草木香。朕淚從來不亂落，痛貞千古立綱常。

皇主

到旨，自御批焦氏才節可憫，甚是難得。旌表，娘家撫育其子，勅封全貞夫人，立廟祀之。陸生擬罪，斬了手指，刺瞎雙眼，行乞於市，見者誰不憎惡。未幾死於市廛，今之好賭者盍觀之。

用先改過

前代有張用先者，居心刻薄，機詐爲懷，巧於謀利，所用之稱，空其中而貯以水銀，稱進則倒流於後，稱出則倒流於前，所用之斗，亦是兩樣兼之大，利盤剝，輕出重入之事，不可勝數。自幼至壯，家號十萬，凡利人濟世之事，一毫不與，報應因果，一毫不信。世人受其害者，無不背後嘔怨。而張用先偏又安然無事，所生二子一女，更覺聰明俊秀。如有年惡貫將滿一日，患病在床，假寐間，想見其父責之曰：宣用先作事心太忍，何故爲富貴不仁？皆爾前生有福分，今世衣食享豐盈，積而能散，方能永作事利物，更濟人爲何見利迷本性，刻薄大傷天地心？第一損了祖德行爲，爾受累在幽冥，減壽削祿，爾不醒，看看孽重禍必臨，只說積來兒受用，到頭敗戶又虛門。爲父爲你坐監禁，你在陽世亂糊行，及早改悔猶可幸，不然墮落難超生。話長時短歸泉徑，莫道父言是渺真。講其父言畢，含淚而去。張用先大驚而醒，汗濕衣衫，自想平生也無甚大過，如何我父言我將祖宗德行喪盡，壽數子孫將來都要滅滅了？若認是夢，我父明明朗朗說的，遂說道：倘我病愈，願自改悔，隔數日病果漸好，終日思想不知改過之法，忽聞隔鄰有一空谷禪師，能知過去未來，欣然欲往一問，遂收拾行李，路費與一僕，竟去數日至其處，方到山門，見一小沙彌問道：來者是張用先麼？張驚答

道正是何以知之。小和尚說吾師言之。但今日吾師睡了不能相見。張曰：既睡俟其醒而見之。和尚又曰：吾師之睡或一年或數月未可知。焉能等得許久。張曰：引我至你師父睡處。余誠心求之。當不吝教。於是引張至。張見師鬚眉古老。知是高僧。遂捧手立其側。未幾開眸曰：爾來何故。張曰：求師指示。後因僧謂沙彌曰：引他至井邊。自看張用先到井上。見得井水澄澈。毫末可辨。竚望良久。先見一牧童牽一水牛過去。少頃又一惡少持刀牽一黃牛過去。遂無所見。茫然不解。轉至師所。師曰：所見若何。張以所見對師言。並求指示。師曰：爾初見是爾後世所變。後黃牛是爾再世所變。爲人宰殺。皆爾今生自作之孽。應當受報。如此張用先聞言吃驚不小。汗流滿身。求師救濟。禪師閉目不語。張無奈。總要師指示。不覺哭泣苦求。宣張用先跪榻前。悲泣哀懇。求禪師發慈悲救濟愚民。皆是我無知識造孽太盡。致使那幽冥中神鬼生嗔罰我。變兩世牛。毫不知信。師命我在井邊看出情形。望禪師指引我從此改形。從何解。從何做。依師而行。望禪師開示。我提出孽徑。望禪師開示我拔出火坑。倘若是我罪自行懺盡。早燒香晚點燈。報答師恩。師爲何閉雙目一言不應。望禪師矜憫我。出於至誠。講是時和尚聽得哭聲甚哀。知其改過心誠。遂開目說道：既要我指點你。你能割愛否。用先答曰：能。既能割愛。有三件事。你歸家做了。過五月再來。方有了改過之法。用先就問第一件。師曰：將你長子砍作兩節。用火當天焚化。用先聽得。想我改過。那有如此做法。於理不合。心中已自疑惑。又問第二件。師曰：將你次子。花作四塊。亦當天焚化。又問第三件。師曰：將你令愛送與眾人。用先聞言。不覺怒形於色。說道：豈有改過而爲此絕嗣辱門之行。胡說之至。起身竟去。與僕數日。依然歸家。其女見父遠行歸。卽忙接住。少頃女問父曰：禪師若何指示。用先道：不必問和尚之話。亦不忍言。女見父不說。又問道：不遠千里求師指示。縱有甚麼說不出口的話。無妨說來。女

兒猜詳用先就將和尚說的三事對女說完女也極其聰明兼之自幼讀書明理答道此釋家之禪機也用先曰爾說是禪機爾試言之女曰父平日起家用的一把大稱可當得成家長子師叫父砍斷燒了當天悔過以後不用第二件父平日用的一張大斗可當得積錢少君師叫父花爛燒了改悔不用三件父生平將銀錢愛如兒女一般師叫父拏來周濟與人做些好事用先聞女言就如夢方醒不勝歡喜就將此三件一一力行後無善不爲待至五月帶銀五百仍去問禪師纔走到山門但見師身披袈裟帶了一夥徒弟前來迎接接到禪堂口稱善人十分恭敬用先曰師前次何倨今日何恭師曰前次你是昧心小人誰箇禮你今日你是陰陽善人誰不敬你你若不信依道到井邊去看果然去到井邊一看與前大不相同但見前呼後擁全堂旗傘四轎抬一官長手捧太上感應篇一部過以後寂然轉身來見師師曰何如答不解師曰轎中人即你也你之三事既行以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有好處你之令愛大富貴人久久自知張用先取出銀子五百以謝禪師禪師不收用先不肯師命將銀換錢出帖濟貧一方貧人齊來廟上禪師對眾說道張善人所出非我所能爲也頃刻將錢發完用先告辭回家不料朝中嗣主未立中宮下詔選擇才德兼全者爲正宮用先之女賢聲素著縣主命畫工繪圖上呈君王歡喜拜爲中宮用先此時滿門富貴越是勇力爲善一切濟世利民之事無不盡力爲之爲官數年將善惡二字看得分明作萬空歌一首朝夕誦自念兒女事了世事看空辭官歸里仍去尋訪禪師仙去不知所終其歌曰直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東升西墜爲誰功田也空土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房也空屋也空轉眼荒郊土一封官也空職也空數盡孽隨憾無窮車也空馬也空物

宣講身要 卷十二
存人去永無踪世上萬般快意事移時興過總是空看來只有一事實爲善點點在厥躬

團圓報

浙江昌化縣離城五十里地名桃花溪有一文生名舒代香平生正大光明公平無私家屋平常每年教學爲業娶妻許氏容貌端莊克盡婦道所生一子名舒青雲尚在襁褓兄弟名舒代遠爲人狡猾心毒貌慈娶妻尤氏潑烈不堪兼之娘家富豪嫁資甚厚尤氏常自恃其勢凡事佔強許氏常存忍讓並不與伊較量尤氏雖潑亦無由起釁不意方中時值饑饉顆粒無收雖有富家大族亦不送子讀書先生雖有才學無地教化代香始與弟商議命代遠理料家務遂出外遊學覽館一去數載杳無音信誰憶尤氏乃是長舌之婦常在夫前搬弄是非只說因兄入學以來家中日用浩繁外借多金此時債主逼討不緩兼之外借無門定要將業出售方得了休代遠聽信妻言卽與許氏商議說帳主勒逼不過要將田出售許氏不解其意只得依從及賣田之時概不與許氏得知其價概歸代遠支消兼侵漏歸己所剩不多許氏向伊問訛反道帳是哥哥欠的賣田價錢概行還了帳項餘剩只有四十串錢平分算了許氏得錢二十串只得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代遠從此家業陡富豐衣足食許氏未上一年將錢用得罄盡日食難度一日青雲餓得啼哭不止許氏思想此景舉手無措只得眼含珠淚隨帶青雲去至二孀家中借米時遇尤氏正在吃飯一眼看見許氏大聲說道混飯吃的又來了許氏聽得心如刀割不覺口喊二孀放聲哭曰宣未曾開言珠淚滾忍饑含羞把話明二孀你的好福分我有福分你們都搞窮了如今衣食都豐盈是我們自家掙的未有沾你的光想起爲嫂好苦命相公娘子命都不好了枉自夫君有功名戴了頂子飯都不消吃得甚麼枉自自從出門數年正渺無音信回家庭噉出門去

發猛財他不回來的，欠了債帳，實難擔帶，累二弟也受貧。你一輩子就只好這一句話，總有良心，到底是你帶累了。我無奈把田來賣盡，剩錢不得怎樣行，剩的當倒，憑眾人分了。又未有吞謀你的分錢，二十不為很，又道坐吃山也崩，好吃懶做，是你娘兒母子吃完了的。我們又未有帶涉你，未上一年無錢剩，餓飯二月還有零。你餓飯跟我說，我餓飯又跟那箇說，時常盡是菜當飯，無米無鹽實難吞。可憐青雲年紀嫩，餓得清瘦不像人，像猴子樣，何不等他早些死了，還好些，不吃盡菜，哭得很，扯住衣襟，不斷聲為嫂一死，不打緊，你兄只有苗一根，有兒不養，莫說一根，半根還要死，還望二孀施惻隱，把米借貸一二升。噫，天乾年歲，輕易借得倒米，我還沒得吃的。倘若救我母子命，勝如唸了一藏經。噫，經我不曉得去請和尚，平空拏得你吃。二孀不捨死，一定何不念在弟兄情。噫，弟兄雖親，財利各別，分家三日為鄰，舍切莫。那們說，那管得這們多。聽說不舍心痛甚，可憐青雲未出林，說罷珠淚如雨，滾直是開口哀告人。講既是餓，不過那裏還有點兒兒飯，拏去吃了。許氏聽得這答應的言語，愈加悲傷，想道：餓死不吃，貓兒飯凍死，不向佛前燈，遂指着青雲痛哭而去。正是：上山捉虎易，開口告人難。許氏行至中途，心中思想：家如水洗，母子必是一死，不覺悲啼不已。時正遇方翁路過，問明來歷，不覺天良發現，即攜米一升，向許氏言道：你丈夫在外遊學，音信俱無，你在家中，室如懸磬。聞聽人言，別縣豐熟，刻下方中有人邀約出外逃荒，你何不一路同去。一來逃活性命，二來探訪你夫君下落，豈不兩便。許氏感謝不已，拜辭而歸，將家物動用，寄放停妥，隨帶青雲，即與眾人出外一路苦情，難以枚舉。行了不數月，到了南鄭縣，不意許氏多傷暑氣，偶染寒疾，無錢調理，愈見沉重，難以行走。眾人遂將他母子丟在庵中，各自去了。許氏此時離鄉別井，舉目無親，病在須臾，自料必死。手扯青雲，放聲哭曰：宣病奄奄，撐不起身體，因倦，舍不得我姣兒，扯攏身邊。

見娘心中似刀割淚如雨點我母子命運苦這般顛連兒的父入醫門何等體面生姣兒你父心實在喜歡只說是把姣兒撫養成漢到後來讀書得做高官誰知道負債帳家業耗散兒的父纔遊學去在外邊只說是三兩年定要回轉誰知他一分別就有六年你叔父把田地拏來變換餘剩錢來平分只二十千母子們錢用完無處去辦餓不過與二孀借米哀憐青雲見你二孀做的事實在短見米不借辱罵娘反出惡言多蒙得方大翁前來指點他叫我帶姣兒尋父回還因此上隨眾人出外逃難受風雨受暑熱脚板走穿忍着辱忍饑寒閱歷艱險走一陣哭一陣悔斷肝腸只說是神默佑兒父會面到那時我的兒命得保全又誰知到此處娘得病患要飲食要藥吃又沒有錢眼見得我母子就要分散怎捨得我姣兒各走一邊傷心兒可憐問我姣兒八歲未滿出外來丟了兒不知東南痛心兒既無父又無娘未有親眷我姣兒這性命怎麼保全娘死後若有人把兒憐念兒呀跟着人要在行切莫性偏長大來把父母恩莫拋散春秋祭在門外化點紙錢捨不得乖乖兒多看幾眼母子們只哭得如醉如顛講許氏哭得十分傷修正遇附近一人名崔興泰此人素性誠樸家業不大佃田耕種正在庵前經過聞聽庵內哀聲震地卽進庵問明來歷忽見青雲品貌非常不覺惻隱發現遂與許氏言道爾病體沉重不能出外求食爾子年幼豈不餓壞不如將爾子抱在我家爾在庵養惜病體我每日命人送飯遞藥若身體康健爾子也得活命許氏無可奈何只得依從母子痛哭分別後調治數日病漸鬆緩許氏於是白日四鄉求食夜回庵中歇宿不意青雲素未離母心中繫念得緊一日私去庵中尋母不見復至途中啼哭忽來一人名盧映溪此人乃是昭化人氏見孩子啼哭得很因問何故青雲言尋我母親不知走那裏去了映溪戲之曰你母親在那前頭跟我一路去青雲年幼無知信以爲實行有里許映溪見青雲眉清目

秀遂將青雲帶回家鄉，更名盧森彩，收在膝下，猶如親生一般。不題。卻說許氏病體全愈，心中思念青雲，卽去崔家看望。眾人答曰：爾子前三日已至庵中去了。許氏聽得，心中着忙，悲啼不已。崔姓心亦不忍，卽拵錢一千，送與許氏，以作路費。找尋青雲，許氏跪地拜謝，急去四處採訪，不題。卻說舒代香自出外遊學，羈身昭化，難以歸家。幸遇一富翁李德隆，接在家下訓蒙。一連幾載，學運漸通，畧有餘積，不意盧映溪之家，恰與李翁鄰近，亦送森彩在館讀書。此子聰敏非常，過目成誦。代香得意，森彩盡心教訓，毫無隱諱。正是骨肉相見，不相識。父子不知那生情，卻說許氏不見青雲，四處採訪，朝夕悲啼，不覺形容枯槁，四肢無力。等至昭化身無半文，無苦不受。每日只得在尖峯山割柴檢柴，以度朝夕。一日柴將檢滿，忽遇山主撞見，將鐮刀背篋概行搶去。許氏思想，尋夫不獲，其子反失，命運乖舛，進退無門，坐在路旁放聲哭曰：宣許氏女坐林中自泣，自怨，細思想不由我珠淚漣漣，哭只哭我遭下這般磨難，怨只怨我的命這般顛連。自配夫入贅門，也算體面，又有我青雲兒接起香煙，只說是他父子。後來光顯富也有貴，也有得終餘年，誰知道二潘娘心腸改變，每日裏在家中吵鬧不安。我夫君急不過遊學外面，二叔叔不商量，私自賣田餘剩錢本，平分止二十串，吃完了。二叔家去告哀憐，借不倒纜，另想外邊逃難。又不料至中途疾病相纏，那時節我自料必遭凶險，看着我青雲兒身無處安，又幸遇崔恩人把兒帶轉，我縱死兒也得活命保全。幸喜得蒙神佑，病體稍減，去看望不知兒身走那邊，見崔恩人贈盤費，四路遊轉，到今日無踪跡。也有數年無銀錢無執業，那得衣穿，也只好去傭工做鞋洗衫，無人請打猪草，去把柴檢賣，得有幾文錢，也過一天。冷起來冷得我橫身打戰，餓起來餓得我滿口流涎。今日裏來打柴，被人看見，將鐮刀搶去了，不肯退還，無背篋無鐮刀，怎麼去檢。這纔是死期到命在倒懸，我縱然身死去，終身不忍苦只

苦青雲兒身落那邊，但願你遇貴人提攜顧盼，清明時與月半多化紙錢。許氏女只哭得十分傷慘，左一思右一想，進退兩難，講許氏哭得人事不醒，欲待尋一自盡，奈青雲與夫君俱未曾面，欲待不死，難以度活。終朝正在危急之處，忽遇代香在東家飲酒歸來，因許氏形容憔悴，容顏大變，故不能相認，見其痛哭異常，遂問來歷，始知是許氏妻子。夫妻相會，痛哭悲泣，正是久旱逢甘雨，撥雲見青天。夫妻同回到館中，各敘衷腸，不知青雲身落何方。及至次日，許氏得見森彩，恰似青雲一般，卽與代香言明代香初猶不信，許氏言道：「若是青雲，背上有掌大紅記一塊。」代香速將森彩喚至面前，解衣觀看，果有紅記一塊。一家相會，悲喜交集，代香卽將盧映溪請到館中，問明原由，始知路途幸遇，帶回夫妻拜謝不已。映溪始將森彩退回本姓，青雲自此以後，愈加發憤，文思大進，十六歲入學，十八歲中舉，二十歲卽登進士，回鄉祭祖，將攏家鄉，代香遂與妻商議，命青雲在後，夫妻扮作先年模樣，相繼而行，試看動靜如何。誰知代香早已亡故，其子亦亡。尤氏得染腫病，醫藥罔效，時感時加。一見代香歸家，衣物襤褸，遂不打張代香，託人問及許氏母子。尤氏傳說：先年已死了，代香見尤氏情性如此，亦不深問，各自去了。不一時，許氏又至，尤氏見是嫂嫂穿的衣服，仍是先年一般，亦不打張。許氏故意哀傍，央求與爲嫂看來，還是二孀福氣好，想爲嫂受盡苦楚，如今還是這樣忍饑受寒，望二孀念妯娌情分，將舊衣借一件爲嫂的穿，就作了萬福。尤氏聽得，怒曰：「我怕你走出箇甚麼世界來了！如今還不是拖衣落食那箇樣子，所以說命中只帶八合米，走盡天下不滿升，事到如今，厚起狗臉，還要來借衣穿，旣冷得很，那土地當門有盞神燈，自家去烤。」許氏聽得，遂曰：「二孀你要記得，尤氏曰：「怎麼記不得，正在爭論，忽見報馬已至，說道：「舒進士歸家。」尤氏聽得，驚訝不已，纔知兄嫂前來試他的，卽近前諂媚曰：「嫂嫂說要衣服，還是要衫子嗎？要套子？」許氏

宣讀集要 卷十二
五十二
曰我要在土地當門去烤神燈尤氏又曰看來嫂嫂的福氣是好如今青
雲中了進士實在一箇好老太太許氏曰我那箇像猴子樣兒尤氏見嫂
言不順情乃曰先年之事是弟媳一時之錯望嫂嫂寬洪大量哀求不已
許氏始不計較正是用手捧盡千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卻說青雲歸家
前呼後擁觀者猶如水潮一般至家拜罷先靈祖考遂請尤氏出拜尤氏
此時滿面通紅將至堂中忽然肚中响了一聲爆肚而亡正是長舌婦罵
名千古狠毒人遺臭萬年其有田房概歸代香青雲急將二恩父接至重
金答謝卽放陝西兩黨縣知縣德政清嚴世代簪纓代香夫婦俱享高壽
從此看來女子不和妯娌以強欺弱男子聽信妻言而重財輕義者宜以
此爲戒可也

